



明齋扇言行錄

集

附

年譜

共

四

又 7
4092
1



門 又伊 7
號 4092
卷 1-3

明齋

明齋先生年譜草本成於門下諸公後來一
菴公病其詳略失衷首尾未完更加訂正而
修潤之未克成而遽歿矣夫惟先生之宏學
醇德固以行謨而傳而譜亦不可以終無也
先紹竊嘗侍筆硯與聞我例乃敢不揆僭妄
撰摭舊籍刪繁補缺每閱歲而書始完凡先
生之始終本末粗備至若懷川事即先生
所遭之變蓋已詳則於登稯自之則又

無以見其實也。牛桌先生諸何別取前
 後辨跡為後錄以證之。又益家狀輓誄文字
 為附錄。思六編唯呼是書也。非敢謂能追一
 菴之遺志以成先生之諾也。祇懼舊聞遺蹟
 漫遠如海。佚略加蒐輯以備考據而已。若夫
 河南遺譜之成於文公。竊有望於後賢也。書
 既刊。謹記編次顛末。益書所感。以俟之云已。
 已七月上澣族曾孫光紹謹識

明齋尹先生世系之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尹登達 先之 金剛 執衡

坡平縣人 壁上功臣 尚書省左 檢校府

祖壁上三 韓翊贊功 臣太師三 重太庄 僕射 少監贈尚 書省右僕 射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權 彥頤 博信 商季

字同玄登 弟推忠佐 登第中奉 字受益西 弟推忠佐 登第大夫 六夫尚書 弟推忠佐 登第大夫 六夫尚書

地理平戎拓
地鎮國功
臣守太師
門下侍中
判尚書吏
部事知軍
國重軍
柱國鈗平
縣開國伯
謚文肅配
享夫人宗
庭夫人仁
川李氏

及堂文學
判刑部事
謚文承夫
人光承金
氏平下事
若温之女

吏部侍郎
賜紫金魚
袋東宮內
侍講學士

賜紫金魚
袋配江陵
金氏監察
御史殼之
女

復元 九世

純 十世

珪 十一世

安淑 十二世

登第太常
府錄事贈
銀青光祿
大夫尚書
左僕射翰
林學士配
仁川李氏
南平錄事
維温之女

登第監察
御史贈光
祿大夫太
尉門下侍
郎平章事
判刑部事
配洪州李
氏禮賓少
尹昫之女

登第三重
大匡守僉
議政丞右
文館大提
學監春秋
館事致仕
鈴平府院
君謚文顯
配郡夫人
謝山朴氏
判書保之
女

推誠佐理
功臣三重
大匡都僉
議贊成事
謚良簡配
郡夫人交
河盧氏典
書承緒之
女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十六世

陟

承順

坤

希齊

純誠翊戴
輔理功臣

輔忠完節
輔理功臣

不朝推忠
翊戴亡命

正憲大夫
判漢城府

三重大匡 明下評理 功臣崇政 事贊成贈左
 鈴平君配 鈴平君謚 大夫史曹 贊成配南
 縣夫人全 忠簡配丹 判書坡平 贊成配南
 義李氏判 陽李氏版 君謚昭靖 贊成配南
 少府事光 敬圖判畫居 主高興靖宅 贊成配南
 起之府事光 敬圖判畫居 正公濯之 贊成配南
 氏侍中忠 贊成配南
 女繼配謹 贊成配南
 順宅主清 贊成配南
 州韓氏文 贊成配南
 烈公尚質 贊成配南
 之女 贊成配南

培

十七世

十八世

師殷

倬

十九世

二十世

先智

登第通德 郎弘文館 校理 都承旨 平壤趙氏 引進副使 雅之 女
 字殷卿通 訓大夫谷 城縣監 贈吏曹參 判配雲峯 朴氏府院 君成烈公 從愚之 女
 字彥明登 第嘉善大 夫漢城府 左尹同知 成均館事 配清州韓 氏三登縣 令士信之 女 繼配固 城李氏大 司憲陌之 女
 字汝晦登 武科嘉善 大夫忠清 道兵馬節 度使配宗 山申氏宗 親禧之簿 匡禧之簿 繼配平山 申氏配山 女

暎

二十一世

二十二世

二十三世

二十四世

昌世

煌

宣舉

贈字光遠 贈左承旨 贈字興伯 贈吏曹參 八字德輝 魯西生負 贈字吉甫 號

昌世

三

配文知柳
慶氏副提
學渾之女

二十五世 二十六世 二十七世 二十八世

拯 行教 東源 光緝

字子仁即
第司憲府
字士正以
遺逸累徵
不執司憲
府執義兼
講院進善
漢城左尹
都事泰素
之繼室
炭村認之

女
恩津宋氏
室東萊鄭
氏牧使復
先之女

東後 光絢

登第前大
司諫 光緯

東涵 光鎮

今井邑縣
監

忠教 東濂 光衢

字少文
前錄谷縣
令 光佑 出後

世弟翊衛
清州副率室
韓氏 光衡

聖亮之女 東菴

光佑

二十九世

弘基

光緝之

明齋尹先生世系之圖終



明齋先生年譜卷之一

皇明毅宗皇帝崇禎二年本朝 仁祖 大正七年己巳五月二

十八日壬子時先生生于漢京貞善坊大廟洞第

先生外氏第也

三年庚午

四年辛未

五年壬申

六年癸酉

七年甲戌

八年乙亥

時家中尊長適不在祖母成夫人命諸孫

獨端拱正容不少改成人家蔡鹿逸入家中眾共聚
兒異常人也嘗有人家蔡鹿逸入家中眾共聚
觀笑曰鹿豈待汝而不輟讀畢始問曰鹿安在成夫

九年丙子十二月有虜難從魯西先生避兵江都

十年丁丑正月江都陷母夫人李氏殉節虜兵渡江日

城中危解時老先生與士友聚謀處身之所李夫
人知事急遣婢邀老先生至則曰與其死於賊不
如早自決願一見而訣耳老先生善護處置後事自
友死所夫人托諸幼於婢輩使之善護處置後事自
經死十歲率婢冬節等歛尸朝也時先生年九歲姊
氏甫十歲入棺中施炭末以表之廳下取土厚覆埋
於板商家四隅中施炭末以表之廳下取土厚覆埋
石八塊于四隅中施炭末以表之廳下取土厚覆埋

容盡情有若成人及在亂軍中解所帶腰巾出記
譜帖以授姊氏曰姊氏女子也亦不幸相失以出記
認及其出虜陣中義州李參判時謀識認贖還先
向我國人披訴至義州李參判時謀識認贖還先
生年節以幼稚而招魂急慮變出人意表如離李夫
人殉節以幼稚而招魂急慮變出人意表如離李夫
經日月賊兵驅出城中先生與弟之禮云○離李夫
六節負而行賊將自南漢來釋選江都被擄五六日
冬節判漢與賊將自南漢來釋選江都被擄五六日
朴參判漢與賊將自南漢來釋選江都被擄五六日
千五百故先生得免復入江都鄉鉢松里坐仰之
夫五人二月先生得免復入江都鄉鉢松里坐仰之
原○三月從八松先生于永同屬和編管永同老
先生率先生從馬以八年幼不得在喪次為至痛每
於朝夕食時輒號哭八年幼不得在喪次為至痛每
得任情夕食時輒號哭八年幼不得在喪次為至痛每
每日朝夕屏處血泣以終三年過期食素父兄哀哭

國朝三正書卷之一

咽不自勝傍人為之泣下終不能強焉○十月八日
松公蒙宥寓于錦山老從馬○先生仍卜居翌年秋
歸于尼山舊第先生皆從馬○先生仍卜居翌年秋
督莊和器度天成學業亦夙詣不待教
重八松公奇愛之常使之相隨不離焉

十一年戊寅三月服闋明年正月復常

十二年己卯六月遭八松先生喪

十三年庚辰嘗有詠蜘蛛詩曰蜘蛛結網罟橫截下
公聞之曰此子克其志仁不可勝用矣又有詩曰
裸體窓間卧偃蹇明月下超然忘世紛我是何為

者市南後見之笑謂老先在幼時其志趣氣像如此
不能受三牲之養矣自先在幼時其志趣氣像如此
作○此兩詩皆先生幼時所
而末詳年條姑附于此

十四年辛巳魯西先生歸錦山新居先生侍學於家

庭為長生之計先生隨于錦峽

十五年壬午受學于市南俞先生之門公諱蔡字武

生交好甚密以和請林川曰家居馬屏跡丘園專
心講學至是為取麗澤之益捲家入錦老先生與
之隔溪而住共築書室對案講劇先生與第農高
公推就市南受業市南之子命胤况第又受業于
老先生兩家子弟同堂共學情誼甚篤至馬○先
生姿稟以異而自在幼年講服父師之教博通經史
息不離訓典薰陶涵濡德器自就而甚愛重之○史
文辭騰對老先生湖以遠大市南亦甚愛重之○史
市南嘗出策題問氣化人瞻炙人口或勸以應舉
兩漢文章程朱議論一時膾炙人口或勸以應舉
先生終不屑焉

十六年癸未先生十五歲時遍讀經書如史漢諸書
熟於韓杜惟易經到十八始讀之嘗曰十三讀詩
甚熟十五讀書經每夜誦之凡百餘遍後皆終身
云不忘

十七年甲申是歲大明亡標
年從崇禎紀元

十八年乙酉四月行冠禮是月日成夫人叔父龍西

諱公為賓○龍西
元舉字伯奮

十九年丙戌三月兩湖有警還尼山圻山而兩湖有

黃池之變先生與俞公命胤奉市南亦還林川
步出峽老先生仍還于舊居市南亦還林川

二十年丁亥十月聘夫人權氏炭村自丙丁以後屏

跡諸學喬居于嶺南之聞慶縣老先生與書論婚
禮諸節講行假館之禮自是先生往來問業亦以
師禮事之時有南遊記聞穎玄雜錄○嘗和呈炭
村二律有浮思巨耐無時動善誘深知用意勤操
慶規模常促促思巨耐無時動善誘深知用意勤操
之句先生心學之密切已如此

二十一年戊子八月省墓于交山道有詩云落日故人

往問何世長
欲無歸 ○九月遭成夫人喪

二十二年己丑鏡內含天然光慙陶山叟為述重

磨方不繫年老少何論力弱強苟能勉治
特達如圭璋先生早歲任道之志此可略見

二十三年王元大年庚寅春答市南先生書先生至痛

斯世以屏伏沒齒為期及值孝廟勵志復雪士
類興起始乃屈志從事程文旋以為既無劉子羽

之才器則寧學屏山之志竟棄去之專意性理
之學市南貽書勉以赴舉以為外晦內守之方先
生復書備述哀苦○十一月送市南先生謫行時
私情以見己意焉○十二月省墓于交山
南以議仁廟謚號謫穩城先生出送于利仁驛
路以二律奉贈有世方喪亂賢人遠身歷艱危學
力知之向市○十二月省墓于交山

二十四年辛卯五月謁慎獨齋金先生于林里先生諱集

字士剛沙溪先生嗣子也居連山老先生師○十
服尊信先生自弱冠亦出入門下事以師禮○十

月會于淨寺庵在先生堂面麓先生常會諸兄弟讀
書于庵中嘗曰淨寺吾家之白鹿洞

也後來士友亦多來會作一講道之所焉

二十五年壬辰正月謁同春宋先生于懷德公諱俊

南與老先生為道義交先生往謁之吟呈一絕云
蘭室春濃香襲衣一塵無處見天機誰人會取今
宵意贏得吟○書師友簡牘帖先生篤志力學從
風五月歸

公皆推重之多有往復書札先生粹其中有獎勵
告戒之語者錄為一冊時觀省書之曰竊擬古
人盤盂几杖之銘為一助焉○三月會諸生于堂此

德警惰之道為兩有○三月會諸生于堂此
講行鄉飲射諸儀堂北即老先生世居地也有鄉
塾諸生多來會請業老先生生命

二十六年癸巳

二十七年甲午八月省墓于交山行節祀轉往坡山
謁聽松牛溪兩先

生墓及書院又謁粟○謁浦渚趙先生于鷗浦公

翼字飛卿德學行誼為近世名儒老先
生嘗尊慕之先生於是行歷謁而歸

二十八年乙未九月從魯西先生會于石江時季父

生寓居石城市南至自林川先生從老凡七生往會

二十九年丙申閏五月哭慎獨齋金先生計至先生

此葬又往曾有挽詞祭文○自後忌日常素食無

故則必進參至未年雖未躬往必助祭歲以為常

後孫甚零習軫恤悶念如骨肉焉○十月會諸

師門如市南炭翁忌辰亦皆不肉

生于堂北講行鄉約位次先生鄉約行之里中至是

先生承命與諸生講其位次而行焉

三十年丁酉三月受朱子書于懷川宋相時烈○初

托以道契情誼甚厚先生年少日已待以斯文長

老往來候問及讀朱子書間以質疑於慎齋慎齋

曰吾儕中英甫最熟此書君可就問先生歸稟於

老先先生亦命之至是遂往橋山墓舍講問

數月而歸自是以師禮事之○老先生教之曰尤

翁突兀處難及汝師其好處而病痛則不可不知

也又曰尤翁受善之量不弘汝須以朱子○五月

書隨事切磨如古人之以三百篇諫可也

從魯西先生會于林里時慎齋練袍也老先生與

泰皆會祭後留遊嚴院齋

○八月省墓于交山

三十一年戊戌七月省仲父童士先生于金溝縣齋

初睡隱姜公沈有文章節行名著外夷童士公少

嘗學詩至是將刊行其文招先生任其校勘之役

○九月會慎齋先生院享之禮即沙溪先生安侑

先生所時以慎齋配馬先生行旅酬禮○侍魯西先生修

家禮源流編成者也老先生在錦峽時與市南所共

就加添刪底成完本先生與之前後以書稟市南答

書曰幸成就大編俾於未死之前得以此書稟市南答

○答玄石朴和叔書問玄石早年篤學有各士友

之義與先生累與之講辨馬又以前論春秋禮記復誓

已亥與禮之說多有往復並見遺稿○後辛丑春

石潭之行始○十二月送明村羅顯道佐歸京明

相見交馬先生臨別贈詩以勉之○登薦剡

來學於老先生之門別業篤學力行聲望蔚然為

之共業甚相期重謝舉朝廷命薦學行之士諸宰

先生風抱隱痛早時舉朝廷命薦學行之士諸宰

一以時士流所推眼是後連擬於衛司講院老先生深

多以先生應命是後連擬於衛司講院老先生深

以年尚少而名太早為憂貽書於市南諸公止之

三十二年己亥正月講朱子書于黃山院齋

與士友會講累○與宋相書世道而既無實心實

月而罷有劄疑○與宋相書世道而既無實心實

功且不能容受人言物情不厭先生憂之嘗引武

侯事以戒之老先先生亦頻加規責箴其闕失宋相

頗不契加獎歎又而家嚴之前後苦口者兩執事乃

義則不相契夫既以此事比之當世則尤深切諸

為之問者無非此義而後真可為遠計者將不於家

事何說曰誦大義而後真可為遠計者將不於家

則之說曰誦大義而後真可為遠計者將不於家

嚴其言而忠慮於國者但勤以言闕之矣文武公之

言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以言闕之矣文武公之

所嘗表章而不可誦者也今願以此言又貢區區之

愚匹夫尚不可誦者也今願以此言又貢區區之

如倚敬夫為勤伯恭者誰人耶竊恐此是今日之規益

日知錄卷之三十一

六

汲以求者也既有
兩懷亦不敢隱云

三十三年顯宗六年庚子四月與炭村市南草廬諸公

有往復書初人主期年喪許穆主三年互相爭

辨道成聚訟鑄又唱卑主貳宗之說語善道極律
善翁疏論其不可殺曰此士類乘裂朝著大擾先
生以事關師友深憂之遂與炭翁書極言疏救之
要為保合調和之道書並見遺稿

三十四年辛丑二月會牛溪先生院享之禮院在潭書

州即朱子安侑之所而以粟谷配馬至是士林
以牛溪殿享先生往會之章甫推為執禮先生為
之講定其享禮儀節序立○五月子行教生
位次馬○是行省墓交山

三十五年壬寅三月作東遊之行時童上公宰寧越

之先生哭鄭晚昌普墓公松江之曾孫有逸韻奇

往赴馬哭鄭晚昌行普墓公松江之曾孫有逸韻奇

孤於先生先生痛惜之至四月八楓嶽拜到榆店寺

是路過其山為文以哭之四月八楓嶽拜到榆店寺

周覽內外山○是行到寧越魯陵歷江陵謁

夫子丘山書院次退陶韻謁栗谷松潭書院次童

韻上五月返于越中七月由龜潭島潭歸是行遍

三十六年癸卯復登薦剡時先生望實益隆市南做

凡名區勝境無不窮探有○八月哭從兄修撰公

詩近百篇又有紀行錄○八月哭從兄修撰公

指○公早揚明廷雅望甚蔚父兄師友咸期以遠

大不辜奉使東萊沒於旅館先生哭之曰以如此

之質抱如此之志有如此之

學而年止於此後又撰墓銘

以先生應薦諸宰
亦多薦先生學行

三十七年甲辰三月上市南書先是自皆想望而朝著

不靖士類遊散俞公亦有書勸其決歸至是又必
細不能決先生憂之嘗以書聞其決歸至是又必
書申之略曰拯身不以道規束作事多流於謬為門
下之病以是檢身不約於規束作事多流於謬為門
聰明有蔽物情不服則愛慕者竊憂憎怨者肆詆若
不以一夫救末補則晦翁所謂參到周子克地
位者甚可懼也且念門下之不忍決歸者非為身
謀只是為國計耳然必先須扶豎此身卓然自立
於剛大之地然後方可有所猷為幹轉上下以利
國而澤生民今者自不免飄搖推蕩於風浪之
中而能有安身措手之勢耶如此則為憂國
無所濟古人之致謹於進退之際者豈無憂國
君之誠哉誠以負教誨之意古人所謂晚節最難
終不敢自止以負教誨之意古人所謂晚節最難

者誠門下所宜警省處也○先生平日於師門至
誠無隱見有闕失雖人所難言者必為之盡言不
已其與炭翁市南宋哭市南俞先生喪出京第計
相往復諸書可見矣○四月迎柩中路為文哭之隨
而哭加麻○四月迎柩中路為文哭之隨○六
至林川比葬又往會祭文後又撰墓誌
月除內侍教官不赴曹是歲廷臣又薦先生學行吏
抄啓請以先生直出○七月省墓于交山○十月
六品至是有是除

子忠教生

三十八年乙巳七月初叙六品除工曹佐郎不赴○

八月省墓于交山轉向牛溪謁祠院及墓

三十九年丙午十二月除世子翊衛司翊贊不赴

四十年丁未正月除全羅都事不赴○八月省墓于

文山歸路由龍仁謁謁滄江趙公卓節與童士及

老先生交誼甚篤是

四十二年戊申七月除司憲府持平呈狀適召有旨

名呈狀辭○間以召旨之下以奴名代陳上達

未安直書姓名又聞書官銜呈於縣邑有碍事體

○還從奴名後欲依退翁書名轉呈政院之例未果

後又四拜拆見○九月又除持平呈狀適○十二月

遭仲父童士先生喪迎喪出京第先生從老先生 召上疏陳情辭不

許時同春入朝請禮特召而徵諸臣老先生與龍

陳情略曰臣積歿在身幼嬰禍酷往在丁丑之難

苟活荏苒日月言笑與着自恒人每念至此

若刺刃昔宋劉翰死難於靖康其子子輩屏居墓

下謝病終身古人之遇變者其自處可見矣臣

是絕意仕宦蟄居鄉曲自矢為沒齒之計惟其日

夜之所祝禱者皇天眷佑我聖主奮興撥反之

大業宣昭義問於四海則匹夫隱痛之私亦有可

洩之日而朝此見夕以死亦可無憾於九原臣之

至願只在於此矣不幸置身近名游聲過情內抱

盜重之羞外陷亂倫之輟意如使臣實有才學可

備使令則家國忠孝本無二致策名明廷隨事可

力上答鴻恩下伸幽寬亦豈臣子分外之事也古

人亦有行之者子輩之兄子羽父子是也臣則不

望然氣質之稟已不逮人而變化無功曰循成習况

月... 晉... 卷之一

於國家之事乎今若昧於自量徒感寵榮遂以含
究忍痛之初心只為影纓結綬之歸而已則進無
所為退無所守真不免為劉氏之罪人矣 ○三月 上幸溫泉又以別

諭召呈狀辭 ○四月丁魯西先生憂先生以老先
書職銜不敢違遺意銘旌以生負書之而喪禮悉
從士禮回同春兩達 特贈吏曹參議命本道優
給奠需又致別賻先生構疏將並辭旋以憂服中
陳章為未安不果上 ○先生居憂盡禮哀至之哭
練粥三年蔬食不進菜羹 ○八月葬魯西先生

李夫人墓遠在交河以夏月水潦難於運轉不能
赴三月之期至是月始合窆返哭于竹里即農窩
所居而老先 ○十二月往留交山墓廬先生初欲

石湖公臨老不忍其遠離先生遂返哭與
農窩迭往墓廬每日晨夕上墓拜哭盡哀

四十二年庚戌二月返自交山 ○四月復往交山留
餘而歸八月復往留月餘前後守墓圻京士子多
來請業先生依朱子居廬寒泉故事與之講授

四十四年辛亥六月服闋第○先生家祭禮四仲行
正祭季秋行兩祭祭儀祭饌遵要訣而考妣各卓
各設墓祭亦遵要訣行之 ○先生外祖生負李公
無後先生奉其祀極其誠肅為立 ○省墓于交山
別廟四時別卜日先家廟行祀 ○省墓于交山

○哭宋子文門取介慈諒勤於問學先生契好甚
篤及沒痛悼不已加麻躬營其 ○編次魯西先生
葬有挽詞祭文後又撰行狀

年譜遺事 ○除 世子侍講院進善七月上疏辭
不許回職名八月又呈狀述 ○八月除司憲

府掌令九月呈狀遶○省墓于交山○哭松谷趙

公墓公諱復陽浦渚之子與老先生自卯角相友善有文章德業先生嘗尊事之是行酌其墓

詳見○十月請撰魯西先生行狀于玄石○十二

月又除進善呈狀遶○會淨寺訂童土先生遺稿

與從弟德浦公播及農窩相會句餘述感懷詩有遺編宜不朽墜緒已難尋平生小宛句明發獨悲吟之

四十五年壬子正月哭炭村權先生有祭文後又

三月會宗人于墳庵申明宗約教學之規先士公與

老先生議定宗約會以春秋以惇親親設為學規以訓子弟約中教學一款是也老先生尤以身任

之訓勵後進先生孤露以後修明宗約而尤倦倦於此以為倡率宗人教養成材是繼述之大者遂

齊會于墳庵申明日課月講之規尊立師長敬業興藝期有作成之效日吟詩以勉諸宗有深知述

事能為孝只恐微誠未及人之七月哭從祖叔

父龍西先生有祭文○閏七月勘訂喪禮備要是

既行之後間多有添潤慶時將○九月省墓于交

山是行轉往坡山會明村于牛溪書○除司憲府

執義呈狀遶○十月遭季父石湖先生喪有祭文

表○十二月哭同春宋先生有挽詞祭文

四十六年癸丑三月除進善再狀遶○七月又除進

善再狀遶○七月又除進

善再狀遶○七月又除進

善再狀遶○七月又除進

善再狀遶○七月又除進

善呈狀辭移除執義又狀
遷陵製挽之

月上疏辭命未達以在外適
述牛溪書室重

修記而得免馬先生之曾孫熙曾重修之托先生

為記先生備述牛溪遺訓以勉戒之末引老馬

十一月請撰魯西先生碣銘于宋相墓文也德浦

農窩俱以為吾家憂人太過反取其怨傳後文字

不可輕托先生曰平日縱有言議之不盡相合者

捨而求遂以狀譜往請馬初老先生深以宋

相與書戒之極言去私意開言路之義首尾累百

佐既成旋聞其去國而寢之先生以為先人

懇懇責善之遺意不
○勤訂栗谷先生年譜
改編

年譜書請訂定先生
○勤修小學重編
韓公嶠嘗

為之校勘有往復書
○十二月省墓于交山

行為是書沙溪甚稱之先
○十一月省墓于交山

四十七年甲寅正月省先塋于長湍
墳塋皆在坡湍

○除執義呈狀
○二月戊午
仁宣大妃昇遐

八縣朝哭臨成服
先生遺除前輟文字講論焉

○與宋相書
請碣銘後宋相見年譜行狀貽書乙

兄年間與吉甫會于山寺草廬亦至余謂吉甫曰

於驪尹近日所見如何渠便答曰彼便是黑也

陰也小人也余曰然則兄交道如何答曰宣有以
為黑與陰與小人也余曰然則兄交道如何答曰宣有以
然矣其後草廬謂余曰吉甫外寧有如許內實虛怯
伊日之言未可信也余責之曰寧有如許內實虛怯
兄誤矣及其交道終始無變絕交之言復謂余曰
尹丈於驪尹交道終始無變絕交之言復謂余曰
也余雖不敢深信而亦不無疑以驪尹取捨之言
可思也遂於其初忌略綴數語微見驪尹取捨之言
說矣今見其家所撰年譜直以許尹為可用且聞
其相過城西驪尹遣其子操文致奠云彼既見絕
而猶尚姘姘於死後者既甚不可疑而絕之他家猶
不能相謝於顏情之間斯亦不可疑而絕之他家猶
來言驪尹聞相從云言或無乃其家病此而欲為
不肩而龜勉相從云言或無乃其家病此而欲為
緜縫保合之計耶既絕之後未見其改過鄙意有
實而依阿苟且及若未嘗相絕者然此於鄙意有
不可知者云云書中於江都事四字既書而還抹
抹之而使可見玄石騰送其書而並以四字還抹

可見之形跡詳報之蓋亦觀得其用意矣先生遂
與宋相書畧曰受奠之深也其人患詆之說未嘗
疑以心術之用至謂依阿苟且之計非惟不敢出
得聞設使聞之所謂依阿苟且之計非惟不敢出
亦所不能為況全未識先人者則心事者而於草丈云
語涉訕侮似全不識先人者則心事者而於草丈云
擇若直論假令與門下則少參差不過緩大抵此事
先人之論假令與門下則少參差不過緩大抵此事
之不及而已假使先人之論假令與門下則少參差不過緩大抵此事
論而不識邪怨文先人之論假令與門下則少參差不過緩大抵此事
執一己語句以為大段事而後門下則少參差不過緩大抵此事
說話之類昏惑以為大段事而後門下則少參差不過緩大抵此事
遺札實是乃又作一話頭之遺意故雖已後時
不敢暴今乃又作一話頭之遺意故雖已後時
先人又受曉頰舌於身後豈不肖區區不敢自
外之意哉又曰諧草原是草本先人斂退以沒身

月... 下... 十...

只與諸函丈論議往往復為不見於事者故不得
備載其中雖有彼此爭辨不盡相合者不害為講
不有光於孔明故區區妄意不復以疑為未必
言及某人處前不取用意亦減雖見識短文字
來捨之由而斷無迫已未曰書相答書申說山
寺謬而私心斷無迫已未曰書相答書申說山
遺札之故激而有身不見鄙夷於有道之君子
自以無狀之身敢有激而作別頭耶其愚規
懣之意益於辭表如此詳見別頭○初老與
尹鑄之相與交好及庚禮相後宋相直斥鑄
以禍心老與先生則責鑄以投合相門後宋相
其不後遂與之棄絕又憂宋相之已甚致亂欲
載及深初有所蘊蓄及碣文之實心懷也見年譜
已備

酉書語又激發之乃與玄石書追提鑄事江都事
以為飛痕之端云已酉老玄石書追提鑄事江都事
尹鑄遺其子操文來奠德浦及門下諸人以先
生平日交誼已絕今非有所仇怨也此其在喪
念舊之意來問則非如平日存訊之疑○四
執以為言絕不相絕之證云詳見後錄諸疑
月與宋相書初送碣銘官歷至總論處有曰余於
公不啻黃鵠壤虫之相懸不足窺闖其間與全
於扶德之文益復茫然不知所以措辭云云回
用玄石所好文末曰銘此和叔中心庸三德起頭
以為阿所好者也銘文以中庸三德起頭而公不
志于此天顯其年外矣玄石極其語亦多陰
揭此銘章顯示其年外矣玄石極其語亦多陰
朝而暗刺者文見後人於門下得書曰竊觀此等
字全以摠論為主先人於門下得書曰竊觀此等

月與宋相書初送碣銘

十五

者四十年矣平生本末宜無不相悉者今乃曰吾
則不知而補其言之如云云豈非遠於人情耶
先人平日論議出處與門下儘有不盡相合者
欲不沒其實則以為某事某事不相合於幽明情
義却無所妨今以黃鵠壤虫窺闕與等語外而
疎之或不肖奉托不淺深則亦豈細事耶竊觀
後世或得以議門下之淺深則亦豈細事耶竊觀
凡引他人之言者或全不知死而後言者不可
據而為實者有之或後有人不敢自擅而有先
者之言則藉以為重者有之今於平生明舊不以
一言半辭自見其意而已則反述後學之語初
知者然若只如此而己則友之狀足矣更何必
徼惠於門下耶曰就原曰本略加籤標又請總
更加改定宋相答書略曰今茲狀文實朴和叔
力形有所剛定人道不處則愚不肖何敢攘臂
其間如有他人道仰我且愚自視之不肖何敢
見叔實如喬嶽馬今於序文既以不阿斷之重而
其陋於後世也今於序文既以不阿斷之重而

文論說中庸之道而曰公志于此當時然有意思
極費區處矣且和叔論撰或不用敬夫文字故充
意和叔如晦翁於魏公一用敬夫文字故充不
敢動着矣先生答書曰不肖無識亦知溢美之尤
誣矣只是先人雖門下每以小小論議之不合或
與道義相期雖然今誠此文字終始辭意實同
疑外而先人當然而今誠此文字終始辭意實同
必有應天理當然而無情義者然此不肖之所
泛自傍人觀之若都無情義者然此不肖之所
慨恨者也久觀之宋相復迭碼銘畧加點改書曰
論則容侯識不更稍進使更竭其愚則固○哭從
善云先生遂不更稍進使更竭其愚則固○哭從
兄處士公不○幸中身而卒先生痛惜之有祭文以
淵然之識確然之○八月己酉 顯宗大王昇遐
操間然之實稱之○九月除執義呈狀遶○十二
入縣朝哭臨成服

月寄五生一普卷之一

十六

月又除執義

四十八年 肅宗大乙卯正月上 疏陳情辭職 不許

呈狀 逋 朝一陳臣情今隱在於新政之下臣若不自願

之訴 難 喪 母 非 命 御 恤 忍 痛 苟 延 視 息 屏 伏 鄉 曲 後

齒 為 難 期 此 實 微 臣 半 生 心 事 也 自 喪 臣 又 以 來 益

無 生 世 之 念 杜 門 跼 蹐 待 盡 餘 日 每 蒙 誤 恩 只 增

後 門 人 請 見 疏 稿 所 以 居 常 跋 踏 置 身 無 所 者 也 示

素 志 者 也 如 欲 知 我 出 處 觀 此 兩 疏 足 矣 陳 籲 ○ 三

月 定 魯 岡 書 院 齋 規 時 湖 西 士 林 建 院 于 尼 山 之

為 箴 修 之 所 先 生 為 定 齋 規 五 條 又 書 ○ 四 月 會

竭 粟 翁 石 潭 齋 規 退 翁 十 圖 以 訓 之 書 ○ 四 月 會

諸 生 于 魯 岡 院 齋 規 近 先 生 來 住 院 齋 會 諸 生 講 學 遠

累 有 斯 會 焉 ○ 六 月 與 宋 相 書 字 辭 氣 之 間 罪 謫 文

溫 懟 之 意 先 生 憂 之 以 書 相 規 略 曰 竊 承 前 冬 以

積 漸 每 在 於 此 等 處 恐 不 可 以 氣 稟 學 問 之 發 從 前

而 不 加 點 檢 也 回 勉 之 以 几 氣 像 宋 相 答 書 多

有 忤 語 詳 ○ 八 月 送 朴 甥 泰 輔 歸 京 朴 公 高 才 好

見 別 稿 ○ 十 月 答 奇 子 亮 書 論 氣 數 說 儒 也 亮 南

別 有 看 書 已 無 難 箋 註 能 把 擬 問 論 西 山 經 贈 詩 以

之 句 論 氣 數 政 而 二 之 曰 氣 者 流 行 數 者 局 定 流 行

者 本 可 變 通 局 定 者 難 以 移 易 清 濁 粹 駁 氣 之 所

為 故 可 變 長 短 通 塞 數 之 所 定 故 不 可 易 先 生 答

書 辨 之 曰 高 明 專 以 變 不 變 為 主 欲 同 之 於 理 通

月 定 魯 岡 院 齋 規 近 先 生 來 住 院 齋 會 諸 生 講 學 遠

十 七

氣局之論蓋理一而已氣則有萬不同所謂流行者局之清而短者則其人難移易者無非氣也稟則其人清而短者則其人難移易者無非氣也稟局皆氣之所為而數具於其中惡或短或長或通或歧而二氣之耶累書相難並見遺稿可

四十九年丙辰正月築西峯新居欲移居交山後先生

初計甲寅以後時事大變又不得自美林移家于窩時住竹里為取滿岡相隨之樂所居僅蔽風雨西峯有時不繼人始不能堪而慶之晏如惟日與疏櫛有命論不倦馬齋徒於齋舍之傍築書室以處學子講論曰夙夜齋蓋取夙興夜寐之義也自是遠近學者益進先生隨其才稟循開導而教法則以栗谷擊蒙要訣牛溪為學之方二書為初學門庭而先生必以立志務實為

○二月會玄石于定

山時玄石有內浦之行約會逆旅先生與農窩往

能堪任道自今吾欲益藏蹤之句蓋申其意也○

見宋相于長鬢時見之留四日而歸○過慶州謁

晦齋王山○三月與宋相書初送于宋相廬為禮

改宋相之往長鬢也宋相曰八九十草廬禮說乃甲寅秋所為亦一可玩文字其大旨略如彼輩所言矣宋尚敏得於草姪大駭而來示少輩則皆以為變說求免而吾進士以為可發一笑曰顧其孫疇錫搜出不得曰宋進士似為持去矣宋相曰君可覓見於先生也及過蘓堤見尚敏而覓見則別無變說處先生抵書宋相言其非變說已而草廬及禮說處大行其姪李頰求示甲寅懷草往復書及禮說草本乃宋生所示之本也甲寅先生深以為訝又書宋相

月齋記卷之二

十一

申言其既非變說又非私言勸以開釋保合之道
家相答云聞此兄作說往復之云誠有之問有以
其新說矣甲寅秋禮說復有若往復說與所聞新
愚意添刪者云其語意有若往復說與所聞新
說為二件者然先生益疑之又書曰當初門下之
使疇錫搜出而不得則使探覓見於歸路者即宋
尚敏也此乃宋生之宋以所得之甲寅秋復識有之
笑者也今此下書則以為可駭而本門下之秋復
若於當初宋生之駭而來呈也即答之如此必云
無今日之評則少輩之紛紜固復之事又有可發
一門下宋相答書語甚周遮曰如有所已書相慶此
在門下宋相答書語甚周遮曰如有所已書相慶此
事儘悠時草廬亦激於宋相之語多忽對先生
責其貽先生書勉以自反毋貽後世之笑又詳而
此訟則左翁終似為執草更進規箴使之善詳而
彼中及加疑怒以為執草更進規箴使之善詳而

亦以先生為名雖師生誠信未孚不如
銘又答宋相書本實宋相深示開釋絕鑄事明其
先自說及其子孫之請改不得使吾文自在深悔學
之文後曰其子孫之請改不得使吾文自在深悔學
此之字所當法也今此則文是病憂中草定樣子非
學之字所當法也今此則文是病憂中草定樣子非
以真字本也若以引見教則雖十復十復亦何害我
語頗諄諄先生又信之與玄石復籤碣文疑處以
書請改其後宋相又信之與玄石復籤碣文疑處以
之曰向者之前却之意與前日辭氣之先生答書
略曰向者之前却之意與前日辭氣之先生答書
開釋之意不為前抵牾之教夫門下以東鶴之
語受莫之意不為前抵牾之教夫門下以東鶴之
則必以為既絕而復交若不絕若三其德者今日
教意則又必以為既絕而復交若不絕若三其德者今日

月齊先生普卷之一

十九

者其不諒先人之為而致疑則一也蓋先人自有
此事以不固以彼為陰而為黑矣固此即所謂絕之
也其後固不可復以彼為陽為白矣固不復以彼為
無失矣夫所謂絕之者亦非一槩也如門下之謂之
復交乎夫所謂絕之者亦非一槩也如門下之謂之
也則絕之者亦非一槩也如門下之謂之
不以其有餘地故彼有吊喪奠之則猶有餘地者
自不得以拒之矣然受奠之事不肖實嘗其責不取
以此為復交之證而非敢懷其變換前後則非其情也
至於銘文則當初非敢懷其變換前後則非其情也
則神勉其強之矣大抵其義重者其情深故生而
有詳勉勉之也門下交遊之間能盡忠善之責者
假先而勉之也門下交遊之間能盡忠善之責者
唯先而勉之也門下交遊之間能盡忠善之責者
於元直州平晦翁之追思敬夫伯恭則不但有光
於元直州平晦翁之追思敬夫伯恭則不但有光

話而反泛然若素不相知者當初不敢議於同志
而直請更加商量者初欲泯其跡不使聞於他人
而悠悠之說已騰於吾黨云宋相答書以書中
不可與言而止其往復之語真醇之受引以自責
之辭自謂解疑於鑄事而間多吞吐為說末又引
清陰事以示改訂銘文之意蓋稍存依違欲以緘
縫文有之酬酢詳見別稿○玄石與宋相書歷言
一則曰扶德之文茫然不知所以措辭好者則曰此
和叔心悅誠服之語而人不知所以為阿所好者
其不然則曰吾視之心愈不眼恐難以為阿所好者
際其說愈多而人心愈不眼恐難以為阿所好者
五十年丁巳正月答宋相書宋相送碣文改本曰姑
答玄石善略曰來示如此故不敢執事既用不可
以敵強亦理勢然也至於山嶽之說罪也所謂
於用處愚亦禡借而用之未見其為大罪也所謂
用於用處愚亦禡借而用之未見其為大罪也所謂

月齋定十普卷之二

二十

云云其游辭姍姍至此彌甚而所謂改本亦畧改
首尾數語而已先生答書只言其書辭有違前教
誠實之訓而更不及○答玄石書時宋相與玄石
賢亦有事詳見別稿○此欺者今日此事何至為
道本不累乎玄石以擊勢不兩立則當有去取之
今平曰情義未見有乖只是後事一欵而已其子
弟門生之心遠近皆予盾聽者亦莫知其必當而
無疑然不過為自家辭意之聞者亦莫知其必當而
隳尊兄依歸隆仰之誠以自異於平日云先生
答書略曰宋賢云云當初說話固不如此前年答
則大有間矣又曰岳之當初必以此為大累之時
平公正則文字之稱岳之輕重有不可若以於和
孟朱不嫌今乃內懷不平外不顯言隱語示不肖
亦無所嫌今乃內懷不平外不顯言隱語示不肖

於言如語者類多如此蓋恐本源之書地不得其平而
於言如語者類多如此蓋恐本源之書地不得其平而
然不非曰一後事而輒分輕重也今師父之師輕重
云云非曰一後事而輒分輕重也今師父之師輕重
義未使古人不取盡疑不取質款守而已仍念先人
集雖主古人不取盡疑不取質款守而已仍念先人
之學主古人不取盡疑不取質款守而已仍念先人
於名托重於人而聲施於外此其入處固已不同
矣師門則主張太過已不能虛心而受益自引太
高人為剛以力服人為難又偏於剛峻一邊以責人
猛為春暉物茁之氣象但聞人勝人底意頭而
未見其長反成其病而得之學問之偏氣實之疵
區其不誠知其如此而既見之阻恐重得罪抱茲
耿耿不敢發口此為永負師父之義者也○又書
先人顯道傳兄教人有疑先人有苟合之意者云蓋

目齊七下普卷之一

二十一

漸有意見言語之不
相合者或有累誦
斯之不同者而先
人則以為士林為
一家雖有出處之
殊不
能受言在罪而共
傳之必欲納於無
過以為充之不當
特
其氣質之病耳一
初或有不校而惟
眷眷於本
之地又恐論議之
歧不自標置人各
立之患以流弊
於後學故痛去其
則不要苟快於一
時也委曲之
太甚而先人之德
終孤學問之快卒
無以勝夫氣
質之自益高為德
終箇箇分裂即戈
戟起於同室
流言之用無論門
戶之四十年頃
筵麗澤之地一朝
變而為蚌蟠蝸角
之場萬事脫空一
握為笑天實
為之謂之何哉前
日所云杜門不見
○八月省墓
人面而死者蓋謂
此也並詳見別稿
○八月省墓
于交山○十一月
哭從子可教粹既
長嗜學力行
進修不已先生擬
以家傳文獻之托
期重
甚至不幸夭折先
生深加痛悼有祭
文

五十一年戊午夏校訂家禮源流癸甲錄
先生所

編乃東西黨禍源委也至是
○七月葬長子婦朴
氏于交山先生營葬于交山留行節
○九月移寓

于公州之青林○答宋相書三送碣銘
丁巳往復

後先生置之而不復論矣至是宋相
忽復曰人累示
改定之意又移書玄石有云文字相
稱得矣是
道理若自彼復有所示則此本無
適莫之意
與石
得此亦錯認其好意以書報之
又云聞其
與石
動不事多以其指無乃吾輩徒見
改本之
無甚
書不得已以書申謝宋相且及先
銘欲送之
意其
改下穩字穩語明以見教則亦不
敢更守
初本
實

月曆上卷一

二

恐或無益而徒添意外節拍猶未果送矣及廣
况其不無膠守之語不啻丁寧則可以曰此反復
先生始報曰先銘謹依來意竄定云而
夏無變動語往復遂止馬詳見別稿
會于墳廬即宗以疎遠誠恐漸為路人若綴之以
名字則雖祖遷宗易而昭穆不失皆知其同出於
尼丘油然有尊親之心遂用五行相生之次定十
字以為名冊○十二月會諸生于青林寺寓不遠
先生移講席于寺
中有感懷詩三絕

五十二年己未正月冠朴泰漢喬子扶餘喬伯久孫
有高才羨志當冠自言必得明齋為賓乃冠及戒
賓也先生初以病辭聞其志趣而差賞之遂強疾

赴禮冠而字之製辭以勉○二月移寓于洪州之
龍溪時先生寓青林未有定居門人韓配夏李
又是徐孤青遺墟也奉○為敬勝齋規示諸生時
請來居遂移家以就馬○為敬勝齋規示諸生時
子多聚相與立書室為肄業之所先生名之曰敬
勝齋書白鹿洞規朱子十訓退溪六條栗谷學方
圖牛溪書室儀揭之壁上而為之說又為齋規五
六條以訓率之○先生平日執謙不以師道自居
凡請業者皆處之以朋友甲子以後杜門輟講或
回其誠意而教告之至若綺紉子弟則輒固辭不
受嘗曰不欲與○九月答朴泰輔書論易義諺訣
時朴公著易義四冊又訂定諺訣之誤以書
講質先生亟稱其精詳條復以還之見遺稿

五十二年庚申正月答玄石書論心學旨訣輯玄石抄

及先儒言敬之說分其條目名曰心學旨訣書求
勘訂先生為之條辨書曰此即南軒類聚言仁之
意網目整頓但○四月編次秋浦黃公年譜黃公
好潛玩見遺稿○五月除執義以別
牛溪先生高弟也先生為
之編訂年譜又述後識

諭召六月上疏辭不許壽恒朝著更新領議政金

疏履誠實卓然為士論所推重請加招延出入經

廷於是除命又以別諭召先生上疏陳情以辭

之久矣勿辭從速上來○七月呈狀適除成均館

司業以單望批○又以別諭召上疏辭翌月

狀辭○十月辛亥仁敬王妃昇遐入縣朝哭臨

成服○見宋相于懷川宋相還自謫中○又除執

義十二月呈狀適又除司業○返于酉峯舊第時農

寓在酉峯以痞症幾危先生蒼黃馳救以○著

為兄弟暮境不可離達遂捲還舊居馬○國恤中四禮私議先生以

議見遺稿

五十四年辛酉正月以別諭召二月再狀申辭

不許時大臣又請敦召先生出入經席○四月

又以別諭召除執義再狀申辭○五月有地震

之異以別諭求言上疏辭謝仍辭職優批不

許又狀適謝時地再震上下皆求言先生上疏辭

遺稿 ○六月 遣禮官詢 仁敬王后練禫有無辭

不對 是後凡有收議先生不取當儒臣之名皆辭

見 ○擬與宋相書 慶事多出於私意老先而平日

每視以氣質之病累書相疑已酉書即其一也甲

得益深前日氣質在死一歸於心術口泯痛而不

發及其庚申再入又復放倒名義排抑士類平義

竊不可終嘿遂作書畧曰拯免於朱夫子所戒王霸

並用義利雙行之說此年以霸業中疑日以益

甚茲敢一利暴心腹失所謂王霸並用義利雙行於

義其初固將粹然一學以天宗於晦翁事業專在於大

可言哉唯其以晦翁之道自任而大義之名自樹

主張太過故已不能虛心而受益自引太高故人

不得獻疑而發難於將順者無灾此所以大名壓世

而實德內疚者也此則發於行已者也嘗承教以

為退陶之學一摸晦翁而發則其剛毅峻截處終似欠

關蓋以此病退陶而自處則又剛理勝忿者

邊自克勇為剛而力服人為今以責人猛為剛理勝忿者

其於克已躬行實地用功之處或於酬酢之間者

諷切抑揚與奪之意則開口肆筆痛切深而譏誚

勝人之語不絕於話頭至於引繩從違於一言之

同異一事之差互分之恩分申韓此則發於生情義

棄之如遺則又類於少恩之分申韓此則發於生情義

者也惟其如是故遊於門下者莫不承望附會

為尊賢傾許險薄為嫉惡高者慕其名下者貪其

利一學為談論其於性饋問過禮士林之承奉

則皆蔑如也至於州縣之饋問過禮士林之承奉

月餘年三下普來之二

過情人畏其威不懷其德宛然成一富貴門庭而
無復儒者家氣象矣卒之平生親故無一人全其
終始使六七十餘年墳麓麗澤之地一朝變而為
蟻壤觸之場將未免貽笑於後世則又無異於
墻之變矣此則發於符驗者也至於文章言論無
一不本於晦翁若無晦翁之言則無以信其說然
夷攻其實則或只得名目而其義意則未必相
者存之或先立己意而引晦翁之言以重之者
之是以人皆外不能抗而內多不服其發於文章
者如此平生樹立實在倡明大義然所謂大義者
非可以言語取辦也然諾取必也其初固有愛醒
人心聳動瞻聆之效而稍久則無實以繼之是以
所謂修內攘外安強復雪之圖者了無卓然可見
之實事而所可見者只是祿位之隆重聲名之洋
溢而已其發於事功者又如此以窺測而發於外
揆之則所存之一二亦或可以窺測而發於外者
何謂氣質之不能變也粟谷先生有言曰矯氣質
已之法在克己不能克己則無以矯氣質矣朱子曰
人我私有三性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慾二也
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難克者惟慾
於萬物之忌克似為剛而實非剛也慾者萬物之
夫忿與忌克似為剛而實非剛也慾者萬物之
理門下之氣質剛而德為多而其用不能純於天
已不能克故無以矯其病而全其德所以發者
無不因其是病而生出者何謂全其德所以發者
子曰主忠信而朱子難之曰何謂全其德所以發者
實為惡則易信為善則難故學者必先實其事以
曰忠為實則信為善則難故學者必先實其事以
無實心則恃乎天理一事不實萬事皆假一曰苟
實萬事皆真故周子曰誠者不妄之謂也誠者
之病如彼而義者不能矯則其不能聖人之本也
可卜矣夫義者天理也利者不能實心之謂也
王道也雜乎人慾者霸術也利者不能實心之謂也

何謂氣質之不能變也粟谷先生有言曰矯氣質
已之法在克己不能克己則無以矯氣質矣朱子曰
人我私有三性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慾二也
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難克者惟慾
於萬物之忌克似為剛而實非剛也慾者萬物之
夫忿與忌克似為剛而實非剛也慾者萬物之
理門下之氣質剛而德為多而其用不能純於天
已不能克故無以矯其病而全其德所以發者
無不因其是病而生出者何謂全其德所以發者
子曰主忠信而朱子難之曰何謂全其德所以發者
實為惡則易信為善則難故學者必先實其事以
曰忠為實則信為善則難故學者必先實其事以
無實心則恃乎天理一事不實萬事皆假一曰苟
實萬事皆真故周子曰誠者不妄之謂也誠者
之病如彼而義者不能矯則其不能聖人之本也
可卜矣夫義者天理也利者不能實心之謂也
王道也雜乎人慾者霸術也利者不能實心之謂也

月齋先生語卷之二

二十一

不可謂粹然一出於天理則安得不謂之資專確密察而
並用也嗚呼以我門下聰明剛毅之資專確密察而
之學平生樹立之卓而由其此一識之未立一己之
未克末梢失得之效至於如此由以宗匠倚靠於大義
晦翁之法門與夫薦紳章甫之真宗匠倚靠於大義
下之一身而并無其實可以真宗匠倚靠於大義
則豈非萬一傷痛者乎誠以真宗匠倚靠於大義
問之積功一萬朝奮發洗滌辛辛以真宗匠倚靠於大義
立百志俱真曲裏達表自緒以至大無往而不出於
天理于以拒之前統而垂後緒以公退陶之論以申
者真如戶拒之稿○先生此書其大意蓋申老先
戒之詳見別稿○先生此書其大意蓋申老先
已酉書疑無戒之旨而特其早行之素而宋相不能
唯其無犯無隱之義講之痛言創根源庶幾其
受善轉益獲然悔改者此非獨為世道為國家也
惕然感悟懼然悔改者此非獨為世道為國家也
亦以卒先志而畢吾義耳書既成又以情志阻隔
或慮其無益而反害趨趨不送翌年會玄石於甘

露寺相議曰吾欲效此干一言而死玄石引王蠲
退耕之義止之曰書意實好而此丈既無受言之
量近來兩間不勝其紛紜若送此書則未必有匡
救之益而將愈致其潰裂且兄不出世無異室中
處子若以此未免貽累於世道則悔不可追也○
先生雖深淵而有所感於世道之說遂寢之○
既不送深藏其書○八月命旌李夫人閭臣時筵
雖子孫不許見焉○八月命旌李夫人閭臣時筵
敏叙陳李夫人節行之卓著○以別諭召上疏
遂有旌閭之命具由告廟○以別諭召上疏
辭九月又狀申辭別諭畧曰中庸九經之義必也
其國者曾未之聞也招延儒賢朝夕納誨誠是當
今之惡務筵席啓沃之責深有望於爾須體如渴
之意亟回長往之志先生上○十一月又以別
諭召呈狀辭○又除執義再狀申辭

五十五年壬戌正月呈狀辭職以 別諭召上疏辭

俱 不許 二月又 ○四月省墓于交山 過端陽後

時從享牛粟兩先生于文廟日有賜祭家廟之

命先生留過禮亭宿花石亭而歸○後與徐公鳳

翎書曰前夏一宿亭上而歸俯見臨津官路回憶

黃王濱接之盛無由復觀漢官威儀不堪周道潛

生往來之躅喬林細迳宛然如當日而之復舊兩先

不絕如綫又令 ○五月會玄石于松都甘露寺是

人感歎終夕也 ○除掌樂院正德學請加獎擢先生 ○

與之期會講論三日而罷 ○與趙公得重書曰往

會和叔作三日之穩凡百意見一印證不合者

有歎歸來如 ○除執義呈狀遞除司業 ○七月以災異 別諭

召又除執義八月上疏辭謝兼附陳戒 別諭略曰

之臣固守若浼之志予志缺然曷有其極矧此

徵者臻虞憂溢日之微爾碩德重望為士林矜

式者孰能出入遊席啓沃寡昧乎斯速上來以濟

時艱先生上疏辭謝附陳進學立志誠心弭災之

方不批略曰疏末憂愛陳戒溢於辭表深用嘉尚

誠每見邸報有水旱災異為之憂歎不已嘗以為

立志而後可以措事功存誠而後可以格天心故

前後附陳要義 ○特旨陞拜通政大夫戶曹叅議

上疏辭是時漸隆超秩勳精圖治延禮山林於先生春

狀十月三狀申 ○十一月再疏辭 優批評遞申

辭終不許 下召旨 學趙持謙亦陳必致之意 上乃許遞回

時玄石入朝請招致先生與共國事副提

月曆元六年卷之二

下命諭以適職敦召○改訂大學諺解粟谷先生
書諺解而大學則未及焉玄石屢托先生補其缺
以惠後學先生嫌於潛踰不即始工至是草定一
本與玄石○答玄石書辛酉以後宋相舉措充大
商訂焉○
送而慨念平日師友之義痛無以探正鬱抑不自
已一日婦姪權生以疑來過即宋相之外孫也謂
先生遂言草書晚節漸難收拾何無一言以匡
達宋相聞之有悲語曰此兩間紛紜之說大行玄
石明村俱以書錄示所聞叩其委折且曰必有辨
釋間權謝之舉然後可免後患先生答書略曰正月
望利雙行玉霸並用與大學誠正之學不問同春
所謂都是機關草廬所謂大學用權數恐是函文之
實病吾欲一質所疑久矣而情義既阻不敢有言
常懷鬱結今此木川事又重得罪恐自此終不能

有言云權生之達於函文者即此言而函文處
言曰若以言其先人而絕我者則不可云蓋以不
為相也然則今日所出也至於言及所謂與草
廬合之憾云者函文當初之說也至於言及所謂
故有憾云者函文當初之說也至於言及所謂與草
明之函文也來教人所謂作書推謝之肖無此心
開惑之函文也來教人所謂作書推謝之肖無此心
而已至於情不能異於前矣極之心安得晏然如
他日由是情不能異於前矣極之心安得晏然如
能無疑於本所謂行之間有如此論者而實不
敢不質於人所謂行之間有如此論者而實不
亦不知其非則雖欲謝以情以義俱不能如前
問候之禮則雖欲謝以情以義俱不能如前
罪我之禮則雖欲謝以情以義俱不能如前
不於李翔曰甲寅羨村院享時○初數相不還自
合享祀八字書於列邑通文木川人相不還自

月晉先生年譜卷之二

二十一

儒木儒大駭通問于魯院出考其時通文則元無

後錄李○作初學畫一圖示諸生時先生往住魯

世德疏○作初學畫一圖示諸生時先生往住魯

業者甚多先生為定學規以夙興日用夜寐為摠

圖曰用之中心又以持身讀書應事接物各為小圖

名曰初學畫一圖以示諸生曰學者日用自朝至

暮之間不過此四事而已苟能真知其理而實踐

之則上可以為聖賢下猶不失為清修之吉士

矣又為說以勉之其為圖規模詳備工夫切密為

後世學者○訂正栗谷先生別集先生石編輯正焉

五十六年癸亥正月呈狀申辭 召命○特遣史官

別諭召仍命偕來辭時上意必欲延致先生遣

勢之艱虞生民之饑困已到十分地頭踏虎尾涉

春冰不足以喻其危也矧小儒巨彙集共濟時艱

爾亦以世祿休戚之臣豈獨無憂愛之忱而固守

若免之志杳無幡然之期竇非平日所望於爾者

須體如渴之旨亟回長往之心從速前來蓋非大

臣及崇品儒臣而遣史官乃異數也先生惶感曰

史官附奏懇辭畧曰千萬意外又蒙史官下來傳

諭之聖旨意此何等異數此何等盛禮而臣以草

莽不暇言○此後別論批史官來傳則先生服

直領納靴下庭前後四拜祇受屏息如不容先問

人設面南謝遠役之勞後及私情○二月上疏陳

之惶慮溫辭謙容藹然動人焉

情申辭○又遣史官別諭敦召辭後略曰前

私情之崩迫為難進之第一義此則大有所不

者嗚呼此何等時耶國勢危矣異層出上下一

退食息靡寧當斯時也爾以世祿之徒守一節

月翁先生年譜卷之二

三十一

連借來先生附奏辭略曰如隆思異數人而但加
下者不可人而當之在上者亦不可人而加
之一此施於當進不進之士而速其進則當矣若
近例有情勢之難冒疾病之難強者而一切以
其真之則休迫馳驟使羣下何以自盡其義耶
典加誠信未孚異辭益切無所不為論也○編次
傳曰誠耶辭竭意窮誠不知輯牛溪先生言行及
為而然耶辭竭意窮誠不知輯牛溪先生言行及
牛溪先生年譜補遺先生哀輯牛溪先生言行及
與老行出慶答問總九十四條附刊於年譜
之下而先生所述年譜後說合為一帙附刊於年譜
未及馬○三月又遣史官別諭敦召辭四月丙
子再辭 優批申召史官別諭敦召意愈篤又遣
勢之安業日甚一日乾文消弭之警愈往愈棘風宵
憂遑食息靡安自古遇灾消弭之警愈往愈棘風宵

旁求俊彥委任勿疑也仍念爾以窮經世祿之臣
本非潔身高蹈之士則憂時愛君之忱誠豈後於
他人哉然而屢被徵召尚靳幡然者固知其意之
有在而顧此時勢決非徒守區區小節一向邁邁
必與借來史官久留不歸史官申誥至意仍命留待
驅脅然者哉誠以目今國勢不知而一向強迫有若
頭其在休戚與同之意也宜遵前旨從速上來丁丑
孤寡昧虛行之至意也宜遵前旨從速上來丁丑
上疏乞收召命 不許促召庚子發前進待罪之
行之史官決月相守 聖諭愈益隆重每申以必致
懇席葉旬日情勢窮感不得已又附奏畧曰臣自
量賤分終無承當隆命之路而鑽地循牆既不可
得則在臣今日之義亦安敢息偃樊廬終始擻推
以久辱 聖朝之恩禮乎旬日之間狗馬賤疾若

或有可動之勢則謹當自載前進待罪於郊外
傳曰今觀假注書李斗岳狀啓前參議尹拯將有
俟病少間前進郊外之語喜幸之懷可勝
云諭上來時給馬事下諭先生遂發程
○五月

甲辰到果川丙午上疏待罪未及達 特遣承旨

宣諭仍命偕來疏入又 優批促召到果川主於

待罪論政院以來到近圻啓達 後愾然之期日夕行

道下論曰一自史官回還之後 予如渴之旨亟體

企矣今曰政院陳達始知不我遺棄已到近圻喜

幸之懷曷勝云諭茲遣近侍諭予如渴之旨亟體

此意從速借來出入筵席以補不逮先生附奏辭

曰臣之此來非敢為冒承恩召也只得息偃在家

待罪耳朝廷不加罪而反假以隆恩異數則臣

之終始違命准不噫士非當故也非敢以跡近京輦

而有所變改也噫士非當故也非敢以跡近京輦

者亦非一道自程子易傳以來已嘗為數層說話

使為士者一有所準則易傳上者亦曰而輕重其施

馬其不可義也明矣今臣既無才學可以出而事

措下外迫感命內廢一本心半上落於下進無據

重君而方之觀笑只此一事亦貽羞辱於唯願聖朝

矣臣之賤分唯止於此更無一可展待傳諭

伏刑章而已疏入批曰纔論至意於近侍傳諭

之批矣復何多待罪從速借來以副當面諭於丁未承

旨又傳 聖諭留疏即日南歸 養德之意爾以山林

難之固已久矣頃別論之勤懇且念時勢之切

失望然改圖幡然上望不唯予心之喜幸而已

日國事其亦有廢幾之望也今觀書啓異辭愈切

繼而有還歸之志此無非誠信未乎於平日之義

只自愧祿寧欲無言而獨不念休戚共濟之義乎

此時行待不啻若大旱之望雲霓
從速入來先生以前進待命之舉
義窮蹙故為此不敢當即留之歸
無限異數尤不取待罪之行也
敢承召而來也乃待罪之誅而
以罪則是以臣雖犯違命之誅而
骸志猶在可矜也若然則在臣之
敢俾辭來之例臣死於前更籲馬
下進退如賤之義苟固不足言矣
後更不恤其義之可下有臣為
士東縛馳驟之嫌初謂廷臣為
謂一陳於天聽者而尚未聞
有謂一陳於天聽者而尚未聞
士有二道為既不與進則准有
惑之見以為既不與進則准有

承旨以先生留疏退歸啟聞
旨自中路追往所到處更為傳諭
行到寒泉店舍承旨以
論旨追宣先生附奏
疏批旨停行待命
予誠禮未篤不足以挽回
留之徑歸豈但予心之缺然慚
林之不幸也須體勤懇之旨
○是日先生不取發程姑留待
諭曰已論如渴之意於前後
禮有所未盡歸志甚切造朝
所請姑許優假歸家調息更
奏請姑許優假歸家調息更
命已酉承旨再來傳諭
為上末寡昧之缺然退有若
夾輔王室之日既進退有加

月... 卷之二

三十一

予之竭誠禮期而重為爾深惜此舉也巽辭雖切唯
當益竭誠禮期而重為爾深惜此舉也巽辭雖切唯
庚戌收召命遂歸家
別論不啻丁寧而試禮未
薦莫回遐心只自慚
○是行也玄石自京來會於明村一宿力勸造朝
共濟國事先生為言私情之外又有不可出之義
曰吾輩今日不出則已出則當有為如欲有為則
尤庵世道不可不變西南怨毒不可不平三威門
戶不可不閉吾輩力量其能辦此乎此猶不可為
而何事可不做心知其力不能為而冒其甘為一
為也玄石勗以正法常理反覆譬曉責其甘為一
節先先生曰不量吾才不揣時勢徒以分義為重則
從古以來安有一番人曰和叔不能見幾其將不能
強馬○先生歸而語人曰和叔不能見幾其將不能
久於朝乎未幾果與
宋相言議不合而去
○六月拜吏曹叅議上疏辭

閏月再狀七月三狀申辭終不
許○此後辭狀復以奴名替呈
○七月 特旨

陸拜嘉善大夫漢城府右尹上疏辭不許
批畧

茲起擢簡自予心允協公議何用撓謙若是乎况
今新涼乍動講席頻開此時啓沃微卿莫可安心
勿辭幡然登途○又狀辭
○十月聞 上候患痘

往留公州玉樹庵
與德浦往留旬餘聞 聖體平
復乃 ○十二月壬寅 明聖大妃昇遐入縣朝哭

臨成服留山前寺
○校訂滄浪成先生文集
文諱

五十七年甲子正月拜司憲府大司憲上疏乞改正
優批不許
特諭
遞職之意
申命上來
○二月

答宋相書 靜云曰數年以來不得預聞於門下之動

萃無益於質疑辨惑適為悠悠者頰 答玄石書 先生

舌之資書成而還棄者亦已再三云 屏伏為義玄石書

論既與宋相情義睽阻只以杜門屏伏為義玄石書

合則退若自是經常道日兄所謂君臣以義合不

只是古無是事而今遇其變耳先生之義亦何異焉

而師耳今不論父子只以師道言之其與尤翁之

為師思義輕重不啻懸絕矣兩師之道不同則一

取一舍勢所固然愚 五月會寧人崔慎上疏誣

詆玄石朴公陳疏辨之 壬戌冬先生答玄石論宋

之孫淳錫所竊去宋相見之大患而誌辱罔極至及

疏出馬以先生書為出於私憾而誌辱罔極至及

於老相先生歷舉江都事尹鑄墓文事木川事盡

述宋相搆捏之語國論大駭玄石上疏明其往復

待從之 議紛紜茲事是非不可不明尹極書中

所論已極不當則慎之投疏不可專謂之非矣朴

世采疏中引古事亦不襯着矣贈參議尹宣舉

自以氣節過人初嘗自期以陳東北地王謀則江

都之氣節過人初嘗自期以陳東北地王謀則江

人為己之學其所成就為士林之所推許景慕矣

尹鑄事宣舉與鑄最親及鑄改註中庸之後宋時

烈峻責之仍與相絕禮訟之日鑄倡為卑主貳宗

之說宋濬吉亦與相絕而宣舉則不能即絕貳宗

早晚似無大段可議而亦有損於君子知人之明

者非細故也慎疏所云亦非做作虛言而遣辭安

誤不可謂無失憾於事則當為大段不是固非

凡常而目其私憾毀賢至此實為大段不是固非

日齋先生年譜卷之二

三十五

日齋先生年譜卷之二

語雖或今不當大觀之意則為師故優答矣尹拯則自前
禮待之今以此事觀之可異矣復則本非朝家之私
預知而到今崔慎朴世采以是陳疏不可朝家之私
書而置之如使極言不可依違苟且不為辨別尹拯
之意歸於虛地決不可不當如前耳尹宣舉江都事
則有朝家待之之道似不當如前耳尹宣舉江都事
雖非未盡處其後引咎不當如前耳尹宣舉江都事
有非未盡處其後引咎不當如前耳尹宣舉江都事
臣雖未見極而聞其資質甚高早負重名今乃有
此事是必見識不能通透故自不覺其流入於不
是處矣上見之曰近來世道大壞日後如有為
尹拯伸救者則大老辰李相國尚真登筵陳達先
慮念不救矣○後辰李相國尚真登筵陳達先
生事極明其非背師又曰拯父子儒學傳家實行
純正到今俱受惡名世道誠極慨然上曰先生之
不無意見矣遂臣崔錫鼎命得一禮待如先生之
罪李公既退又劄申被誣本末請禮待如初上非

答以從容善處○甲戌後上深悔輕聽答玄石
金閱兩相之言屢發於廷教及批旨焉
書到今追呈誠意索然人之見者若不以責致
疑之則必直以益肆毀耳此寧欲自靖靜以
者耶不肖已賤辱之罪已無可言而怒其子而及其
父噫嘻亦已甚矣到此地頭不可言為究竟法耳○時
唯公所泰輔又勸送擬書答曰既知其必不能從而
朴公泰輔又勸送擬書答曰既知其必不能從而
故必投之要以為執得左契然則此心已不自誠
雖或有感動之理安能感動我為明村書
萬一合豈欲自稿與明村書善趙公得重上公至
已計也詳見別稿與明村書善趙公得重上公至
以辨慎不立彼誣玄石亦勸之先生以書止之曰犯
而天不校鬼神昭布森列安有終欺不可已者亦未
當靜而竣之而已揚山之安有終欺不可已者亦未

月不...

三十一

其當也詳答宋相書宋相見淳錫所謗簡賂書先
 見別稿以利雙行王霸並用者尤見其過與而太恕矣
 而義讀以還如鉞劄身化如病人沉痾將死忽有
 良醫投以神丹妙劑得尋生路則雖未如良醫本
 心果出於愛已而其劑為惠則何可量也意既受大
 惠則豈可無相報之意此漢果以文字之道當引義告
 於先文而終不能開或則在高明之當引義告
 絕如朱夫子之云則其為慶義豈不以不明之義蓄
 今不此之為顧乃驕摩牽連而常以不平之意蓄
 之於方寸之間隨處觸發或不草定以素高明之
 義之改道果如是乎自何處耶木川事此高而後已未
 欲使以得罪者無不奉循終至高明之已而後已未
 知所然無論其言之虛實蓋欲打愚勿與互鄉人
 相從此蓋尊尚先丈之意也幸有崔慎者此方人
 無知人愧也忽然露章無倫悖理之言無所不至此
 令人惶愧雖以書叱斥然遂事勿說久奈何此

死其言若不出於肝肺則天厭之天厭之矣人之將
 其書條陳兩蘊冀其理直辭誠庶有開釋之望
 曰一自權生轉達僭論之後常切惶悚及聞鄙
 之轉徹則雖惶悚彌深而積年嘯需而不敢進者
 得備聽覽又竊自幸忽聞北人出又悼心失圖
 為門下咄咄不已以復倫悖理叱斥人噫門
 言善自保天厭自矢以無倫悖理叱斥人噫門
 下之言及此而猶自矢以無倫悖理叱斥人噫門
 絕於長者則門下不負設而極實門下茲以終自
 教之言區區女見或下教曰高心明所指皆實病
 云云區區女見或下教曰高心明所指皆實病
 妄論不區區女見或下教曰高心明所指皆實病
 今不論區區女見或下教曰高心明所指皆實病
 之於本實有至誠見有可疑處皆歸之於氣質
 之病而本實有至誠見有可疑處皆歸之於氣質
 疑於本實有至誠見有可疑處皆歸之於氣質
 長於本實有至誠見有可疑處皆歸之於氣質

象門下責誨以為先丈之於朋友必盡誠相告子
則不然可謂失先法矣極謹拜受奉持於心肯至
今不致忘而所具一書猶且首尾憂畏不敢即暴
荒墜先矩此又罪之大者也下教曰此漢以文字
之過得先文在高明之道當引義告絕於歐陽公
告絕豈是容易事耶范忠宣之不能辨於歐陽公
則況無狀之觸於門下耶若實非和叔書云者為
出於私情也論學公議不容以匹夫之私意有所
後世之意耶此只是妄見之誤入者耳若謂之有
不乎之意故所見之誤入者耳若謂之有
亦不取自以為是矣下教曰自有文字定請改
高前之凡三度其初請改也未有象改復則安敢
為再請之意乎其終惠書使以之更送草本而極
既懲於前未敢即呈則和叔以為不可改本之意

無甚變動而先自阻於長者故不得不仰呈矣其
後果只改得若干字於此鄙家雖一事之微細一
文之疑似苟有可害於先人者則無不暴揚於後
私心常切惟歎且又有一言私心痛迫曾不取
口矣今不得不畢陳之門下嘗引故金尚書言藉
先人語忍人如此大段安得不痛刻乎此區區私
情不能不異於前日者所以無所逃罪者之所然
犯無隱今也先言而不敢盡有疑而不敢實如
未輸而疑今也先言而不敢盡有疑而不敢實如
矣是以區區年來所自問者外不能言表裏其
能信其心區區不能無疑口問者外不能言表裏其
口不應以此寧欲泯默自守唯以不添紛闕於末
路以重世道之累為庶幾寡罪之地而已而不知
不覺陷於此坑坎將不意自拔復何言哉下教曰
川事出於尊尚先丈之意云復何言哉下教曰事

月齋先生年譜卷之二

三十一

其得夫是非自後世且人各有見若論處義當
否而公是非之則然自甲寅至辛酉八年之問此中
者今此言則不處了無所聞而忽自門下傳出人意
及木川隣近之虞陰懷與病先人之意故托他人
以播其說使門下者然辨詰之際作爲一場論開耳
以誠不勝心然當初致疑於門下者誠而有由
馬昔日門下之與和叔書引某人之言則既
書於江都事四字而還抹之而使見者何也且聞
遊於門下者往何也抹之而使見者何也且聞
有肆言而無所顧藉者如此則設使其言出於實或
人亦承望門下之餘論耳其後打愚奉問則若以
其言爲出於柳壽芳者云木人奉問則便以造言以
自當有書於此中則以爲夫問於許璜而後泰仲
奉稟則以爲可聞諸草廬云夫問於許璜而後泰仲
欲無疑何可得也詳見別稿
○七月又答宋相書
相宋

又書畧曰前書既曰其於先父事無不暴揚云而
指摘痛迫痛刻云則其於先父事無不暴揚云而
則愛惜之心何從而出於私故爲此愛惜之言以解
之耶全出於刻之云雖與春秋禮經所謂必報者
有間然引義告起此說不可已也所謂金尚血書云
言者不但曰忍人而已蓋傷其氣不得從容就
盡而罪於先夫者專在於鑄事蓋不知裁矣至於平
日得矣乃其非者專在於鑄事蓋不知裁矣至於平
則愚竊自托於左邪距諛之義而極力以斥之此
於先夫未明猶先打愚陰陽之論其於蘇峻事後
而竊謂高明猶先打愚陰陽之論其於蘇峻事後
在尚復何望云宋相自丙辰以後自謂解疑於
鑄事而忽復引爲穿坎以作誣捏之題目先生答

月齋先生年譜卷之二

三十一

書畧曰所謂迫刻之云只言私心墮盛迫切之至
耳以爲如此則愛惜之心何從而生則驚愕甚矣迫刻
之心如則愛惜之心何從而生則驚愕甚矣迫刻
之令不諒人心也平生尊師無愧惜之心乎其欲一
設妄見或莫萬一有補者竊恐天理人情之不容
效者其終不敢一言者則或以情義之引伏矣
故於愛惜之心未全出於然以此見則此愛惜之言以
至人於慮或疑全出於然以此見則此愛惜之言以
不解亦以私憾而極則自恐其妄見之誤入者或爲
私意之所蔽故一皆甘受小無自解之處直陳竭論
則何敢於前日仰復中語到私憾之益信其都已解於
無所忌諱使世之執言而見罪者不以爲已解於
私憾耶至此一事前死之後復有此彈論之事乎所
云解疑况其一人罪死之後復有此彈論之事乎所

謂庚亮之罪亦恐是載鬼之未也果當於先人而論
實未省記昨未免以書叩之則無所答未嘗知只襲
北言出於何處耶所謂陰陽之論全無所見詎者只襲
分之窮徒以打愚之傳訛也如之疑屏伏終未嘗知只襲
扶護先人之真律則豈非命也唯是金尚書云金
丈於罪人之甚也又安有手登薦則以欺吾下之君時
深也斥之欺其心之理乎前日則只以欺吾下之君時
加存訊以欺其心之理乎前日則只以欺吾下之君時
以傳訊以欺其心之理乎前日則只以欺吾下之君時
事之墮首欲言而飲泣一者誠如之下竟嗚呼痛此
地頭亦不得沫血飲泣一者誠如之下竟嗚呼痛此
猶記先妣於當時已先矣則極窮時無他省識而
之歷如昨人使金文而亦延末息於已不豈非命之

月家元三普卷之二

四下

事身其傳聞之說况今於金丈已歿後幾年無至
引極痛抑恐於門下盛德所損非細也先妣血者
之明白不肖之端則神乎為親之不肖無狀
也苟有一毫以欺天地鬼神乎嗚呼以不肖無狀
敢抵言若是人欺不地言而神乎嗚呼以不肖無狀
之故貽罪已通言而神乎嗚呼以不肖無狀
亦必為之盡然傷心於此矣宋相答書畧曰忍人
之前後異觀亦非愚之所敢問諸水濱可也尚書之
非復吳下阿蒙之意耶扶護二字此尊之也甚諱
惡者而說亦有其實記昔鶴寺之會非指全體之云
陰陽之說而其事後乃有扶護一事而夫鑄也乃敢
使朱子謝李之不知命而押大人海聖言者不待
侮我子則是不知命而押大人海聖言者不待
行凶作惡而罪甚深然此則全不恨矣來諭所謂扶
先文而得罪甚深然此則全不恨矣來諭所謂扶

護之罪人無律云欲以此為持人而謂人資本無
耶士輔於先尊以云死不明持疇孫竊歎尊之日者
金至於先尊以云死不明持疇孫竊歎尊之日者
推之於人倫道盡有狀何忍正視焉○玄石書責宋
相有誼傷孝子罔極之情以至於無餘地垂朋友平
生之誼傷孝子罔極之情以至於無餘地垂朋友平
不張禍亂之萌靡有紀極之不審此則無害於世道
耶○先生猶不深宋相之有則往復至於此而
泉壤之厚罔極遂不復通書而自屈於多矣蓋曰
吾於懷公已觀破其作用自初履之止謂我無一
浦農窩吾於懷公已觀破其作用自初履之止謂我無一
又嘗曰吾於懷公已觀破其作用自初履之止謂我無一
事誤者亦偏論也以後世為怨俱忘之有懲於我甲
乙之論而第必不以後世為怨俱忘之有懲於我甲
或厭後師弟之名則已絕猶以舊義處之與甲酬酢
往復後師弟之名則已絕猶以舊義處之與甲酬酢

月齋先生年譜卷之二

四十一

稱允齋丁卯疏後舊義亦無所施
 只稱懷川而禁門下勿及懷川事
 以升暉書因次示中庸韻
 戒之又以其所寄中庸二詩有過
 工說理無多自蘊只患今人少實
 易言○金盛大等發文誣詆
 者先王實錄師命言於明道村
 示間有可明處以史局諸人皆欲
 無他曲以折城陷之日先書問微
 漢之亂固無不可其時權金兩公
 與仙源同焚不然則亦無必死之
 義况在南人門之故只得

欲歸見老親同死於南漢者乎
 雖律以十分義理而無可疑而只
 辭故自以為苟免而痛自刻責者
 江都事嘗病先人者即何異於指
 之疏而謂之自道盡之者耶栗谷
 入山王批答所謂未聞陳東終不
 宗大精義之言真可百世而不惑
 示金相後李師命見之曰袖入史
 矣至是宋相一隊吹覓搆以逞憾
 又扶賢其書中栗谷真有入山失
 辱先賢又講張之巧誣教通鄉儒
 徵殷等痛其巧誣教通今觀李震
 投疏遠私書中一教橫加誣賢之
 眩亂之計誠不勝其駭然實不
 士習之不義一至於斯噫若使此
 輩危險之心有說得

行於世則末流之弊將至於國不為國寧不大可
 寒心哉不可不明示好惡以正士習李震顏洪福等
 此疏還出錫昂陳疏登震顏解之誣斥大福等
 副提學崔錫昂陳疏登震顏解之誣斥大福等
 失畧曰尹拯即文簡公成渾之外孫也渾與李珣
 隣德不孤同明相照共為百世之宗師而此景
 慕兩賢乎况其書則曰其親舊之簡問即明其父
 於人理乎况其書則曰其親舊之簡問即明其父
 之終始而有曰塞今有以江都謂之譽病先人即
 於指栗谷則不免有入山之疏而謂之譽病先人即
 然粟谷則不免有入山之疏而謂之譽病先人即
 蓋以妄塞悲即李耳辭之徒反引此以為可死之義
 子謙德而一故執義尹宣舉江都之為亦毀之君
 證至於拯之或久故執義尹宣舉江都之為亦毀之君
 自引答語之或久故執義尹宣舉江都之為亦毀之君
 類故答語之或久故執義尹宣舉江都之為亦毀之君
 有故之一分近此似於此不致疑於先賢以證其父之事
 臣譴之自此時輩紛然交章誣捏三司李勳撼大

未又錫恒洪受疇等亦連章訟冤多被罪譴宋相
 中有權論憤愧國無必死之義李相國尚真陳劄又
 罪案士論憤愧國無必死之義李相國尚真陳劄又
 辨入山引答而蔡振後疏以為自重書曰粟谷先生
 以都事引答而蔡振後疏以為自重書曰粟谷先生
 江為證而其下云乃以此為疵謗事實適相類故引
 以翁只欲明疵謗先人者猶言孟子實有埋鬻之戲
 混並優劣之計意慮之所不尤為無據而己若其
 事者妄意以同公守其在南門而仙源自焚則其
 於此故得或以與先人同志若爾非敢有其議則二
 死之義亦或此與先人同志若爾非敢有其議則二
 之辭也然為妄率誠之言出而後方更詳看則文
 字簡慢不勝自訟之誠

明齋先生年譜卷之一

明齋先生年譜卷之二

五十八年乙丑二月答趙士威書

繼投疏捏誣打訛同有紀極趙重書慎既後金擘趙
 欲上章伸辨以書來議先生答書力止之畧曰事
 有大小義有輕重蓋與其一吸吸對起事而對起則
 辨無辨則自起自息只為一吸吸對起事而對起則
 相爭相激轉成兩邊之血戰兩邊血戰畢竟不免
 貽禍於國家則所辨者小而所傷者大不幾於失
 輕重之倫乎追惟先人平日雖標榜為至憂今以
 而亦未嘗不以彼此物我門戶標榜為至憂今以
 不肖輕妄之故忽犯先人之及者縱無奈何其忍道
 心頓至此境力分之所不及者縱無奈何其忍道
 從而添○十月與玄石書與先相言論不合相繼朝
 關耶○十月與玄石書與先相言論不合相繼朝
 出城年少士類多不厭宋相之為亦岐貳而主
 於玄石先後輩指目生焉及甲子以後宋相一隊

明齋先生年譜卷之二

攻亦先生至以誣辱栗翁為罪者左極靈捏故士
類蓋不服是兩角分玄石非不知宋相之本源病
敗而猶欲調劑兩書問為復湖源而論反斥前日之
類故先生憂之累書往復其道之膏肓書見遺稿主
帶水倫台苟容欲以調柔其壺怒之勢勉其和泥
張正學扶持善類以救世道之膏肓書見遺稿主
答玄石書 先生既止書問之禮為始終從厚以道
生以書答之曰前日妄見不能符變雖無私故已
無強同之路况今以不肖妄言之故貽辱二親至
於此極則有何顏面更不肖妄言之願假令妄見誤
疑充翁而充翁終不失為程朱其在不肖私義亦
斷無忍辱於親而求合於他之理古人所謂收淚
告絕者亦可謂感矣○又書曰士威言兄以鄙人
為過疑充翁此則惟在彼此窮格之功益致其精
而從者作如何耳惟人欲從事於聖賢所謂學之
為一言求以仰塞受中一差則雖如管仲優有仁者
為之大本乎大本一差則雖如管仲優有仁者之字

功不妄見輾轉經歷過後愈覺妄見之猶不能變前日
至印出雖欲強而不疑不事亦得也詳見遺稿○又
書曰所叩悔之一字鄙人如學力則自當不處義
而此境則大體之不可悔也若理之當也而既不能
於此一夫可言則言不則默然者一也當也而既不能
言又不可言則言不則默然者一也當也而既不能
也當有早晚面論之便私言者一也當也而既不能
者二悔也當復充翁之辭語之新見北踞辱及先人
此心不悔也當復充翁之辭語之新見北踞辱及先人
無不暴揚等語有同兒曹之辭言者三悔也幾許
經歷過而猶未悉知充翁之辭言者三悔也幾許
後又有再度往復道書中貽辱及親無所不至而後
已者四悔也與顯道書中貽辱及親無所不至而後
事語欠敬謹文未暢達以致人棹言之間極者五
悔也所悔如此而其暢達以致人棹言之間極者五

月齋先生年譜卷之二

二

五十九年丙寅正月次陶靖節歸去來辭

次陶辭有感遂賦其韻以自叙近事又為小序曰
余以屏螿微命分甘萍壑而置身表襮猥竊虛名
表東慙恐措躬無所偶以妄言得罪當世為翁所
謂自近事言之則為廢斥自初心言之則為有
我所謂者不為余今日道也蓋余今日之事有二幸
馬虛名者不為余今日道也蓋余今日之事有二幸
免之路矣倘微取與文孤老節二相之餉我將
何以救此虛名耶雖仰孤老節二相之餉我將
自庶得無此情阻亦久矣此境更無餘地雖靜
師事充翁而彼此情阻亦久矣此境更無餘地雖靜
得方不知慶義之道矣此境更無餘地雖靜
念平生自悼不幸而自矣此境更無餘地雖靜
事必至於方寸此後是非之實可見此君子之
制行所以不復為一時之毀譽
於吾心也余謂苟於心無所愧悔則一時之毀譽

固不足道不見是於後亦何憚焉辭畧曰歸去
來兮又何事乎交遊曩余志之不量謂聖域馬可
求爰尋師而就正惟道悠之憂一朝夕而自
疑乃顧慙乎明疇認鐵作金無揖操舟愆胎疾之
難醫羞詭遇之若丘既同行而異情寧異源而
同流知不可乎苟合悵太息而歸休見遺稿而

六月訂李君輔世論心經釋疑大學書

疑及大學疑義而創錄之以書來質先生稱其義
理肯綮毫釐不紊為之評訂條釋而還之見遺稿

六十年丁卯二月宋相疏証魯西先生門人羅良佐

等抗疏辨之甲子以後宋相必欲罪先生前以
義構罪而終不售其計北人所以諸証疏公嘗曰
張相出一手人皆謂宋相之罪使德浦公嘗曰
懷相必不復為造言自犯其手勢矣至是果躬
自投疏証老復先生以為黨鑄背朱子直驅邪

說不害世之罪而後合先生與明村書畧曰懷川之無
所不至此極者平日忠告而責善者切中其為疵病
先人終至先人平日忠告而責善者切中其為疵病
之資耳蓋先人平日忠告而責善者切中其為疵病
故曰鑄一事要無過之地此私意根柢也甲子歸於
復書曰以扶護二字以作一題直至今日定為公
案脫畧前非事跡一時偶不可辨也○宋相與成
百世以為非門生之義不然而一辨明○宋相與成
玄石公將上無辨疏先校為是蓋先人不知尹鑄事
趙諸公依前無辨疏先校為是蓋先人不知尹鑄事
鄧見猶已備陳於黨鑄而背朱子之不知尹鑄事
江都事既聞世安有鑄而背朱子之不知尹鑄事
亦不為童亦知之安鑄而背朱子之不知尹鑄事
切之他以此侯公議之自定耳當此天時變國憂
民窮之時對作無益之暇咎彼矣噫江都事則必
者之讒將歸於此而暇咎彼矣噫江都事則必

辨其所謂為鑄毒所中便成別人以為世道之害
云者其借驪為附而陷人之心苟有公心者誰則
不知亦安能欺天日之明乎只當付諸諸士林之
公議一世無公議則付諸後世之公議門生子弟
只當尊聞行知守死自靖而已每念先人所受
國厚恩縱不能報效萬一尚何忍為無益之偏
論重被萬世之罪責見別稿○嘗不盡然於心兄亦
豈不深體此志耶詳見別稿○嘗不盡然於心兄亦
辨議而明此志耶詳見別稿○嘗不盡然於心兄亦
構捏之狀既錄時相李端夏右宋相恐其登
聞而有悟上心也乃為步散之計登對亦罪之
辭請令勿捧疏既到院見去已又請捧入而罪之
明村道一頭竄寧錫成趙去已又請捧入而罪之
旨吳道一頭竄寧錫成趙去已又請捧入而罪之
相繼伸救皆被罪○先生懷疏所謂喜其有志於
之於鑄當初相交不過如懷疏所謂喜其有志於
儒學始甚親愛者也不過如懷疏所謂喜其有志於
為鑄也實憂士林之無事而生事也其禮訟之者非

月齋先生年譜卷之二

四

斥以禍心也所以相規者亦非為鑄也實以疑斥
太甚有害於君子平恕之道也至於鑄則於其為
學也每戒以好新尚奇之病於其入京也責其捨
靜趨動之失至於禮訟之後則直以為盡喪素履
而斥之以失身先人之禮謂之中毒耶然後本末不
如斯而巳未始知以何事謂之難保在城者而
鑄又繼之曰世變無窮於懷川所謂禍心者無
拾之理恐終至於不可為之域愚不欲索言云云
及至甲寅乙卯以後則懷川所謂禍心固歸於先
不見而先人所慮於末梢之無所不至者亦不可謂
不驗也鑄之中庸改節在壬辰以前之鑄固非善持平則
已在於壬辰秋黃山之會而鑄之為進善持平則
在戊戌已亥年間已亥之鑄則又非庚子以後之鑄
矣今乃湊合前後之言不鑄則又非庚子以後之鑄
之實而直以為中直以不鑄則又非庚子以後之鑄
實眩惑人聽此果何心耶詳見後錄諸疏 ○十一

月答明村書論教學之方

生答書略曰立志務實最為學者之先務其餘在
方冊耳擊蒙要訣最要於學者朱門旨訣其次也
其論持敬工夫頗精微故視要訣頗難須熟讀要
訣有箇入處然後可讀旨訣讀得此二書透則讀
近思也無難讀節要也無 ○十二月省墓于交山
難以此二書為門戶如何 ○十二月省墓于交山

六十一年戊辰正月往坡州日會西溪朴公世及玄

石朴公泰輔以西溪之子為後於姊氏時宰坡州
石玄亦新寓坡境先生自交山往省姊氏于坡

衙曰與溪石二公期會論及其手疏以後意見亦
石於宋相每主從厚之論及再宿而罷 ○先是玄
變是會只以更勿及 ○二月編訂市南先生文集
懷川事為言而已

目述跋文 ○八月丙寅 莊烈大妃昇遐入縣朝

月齊先生年譜卷之二

五

哭臨成服

留山前寺

六十二年己巳二月

命禮待如初

為微細畢竟紛擾至此曾前勿為待之如初○五

月哭朴泰輔推公字士元

將廢摺紳上疏爭之公以製疏置對辭氣剖切其

量可以繼先賢之學行其志可以任世道之重後

又撰墓表○嘗以詩寄西溪云大兒死於直小兒

死於忠風轉眄盡腐滅何異草間蟲芳名垂簡策

六十二年庚午二月夫人權氏卒四月葬于尼山杜

○四月答玄石書

先是先生與玄石書畧曰耽羅

義所在不覺慘然丁卯春以前情義雖絕而猶有

無我負人之心不欲以薄而自處矣及其手疏之

後覺此意思則猶以為太過至其與李喜朝問答

者出則真箇甚於仇讎矣以此一哭而終不能強

其往訣其樞歸也又有欲其一事初頭心語於口舉

世雖曰苟為形跡玄石答曰此事報宜亦有謂

量長者之疏出於意外當其喪歸也特以舊義大

禍為之望哭或不甚碍以言為一字之教未得其

庶幾無憾先生又答書以為文之教未得其說

而書中羅韓並立之語太無分別云時一

做出不根之說以甚兩間適會玄石見書答曰

末言白首無成公私狼狽又輾轉未契於門下

月齋先生年譜卷之三

六

懷事如稱物前却其錘要歸於使衡者亦一敗義理未
譬如稱物前却其錘要歸於使衡者亦一敗義理未
得衡平之前或前或却何害於求平之同耶可明惟
稱物則無形過者已而猶恐其不及也然其爭也
義理則無形過者已而猶恐其不及也然其爭也
不及而猶恐其過所以不免於有爭也然其爭也
非他惟求其得義理之正當一處耳此則同耳雖相
持不決何害於其志之同耶一處耳此則同耳雖相
過者裁之不及者引之皆有限終未得而向一其志
不覺其失去矣設何人見有限終未得而向一其志
之同則猶前耳只是中間之憂耶此於鄙意深無
未安則此曉曉只是中間之憂耶此於鄙意深無
他事則彼當自熄安有無根本而有枝葉者耶不
今欲使鄙人見阻於門下以立一議論者亦不
無其人則多修緝人槩可想矣然兄與我知其如
此而有人以待之則人槩可想矣然兄與我知其如
之衡未發根本枝葉要亦不外其為忻幸固難勝言

○九月拜大司憲上疏自劾 嚴旨還給臺臣金

一夔等請削職 從之 護尹鑄侵誣栗谷故已扶

黨人引以為伸鑄點享之證又故授憲職要相汚
蟻先生遂陳疏自劾畧曰臣之顯蒙自幼少時誦
習李珣成渾之書以為聖賢相傳之學在此為沒
身鑽仰之地矣今乃被聖賢相傳之學在此為沒
之當世耶古人有以師道被誣而引退者臣不復
妄引以為後事實負二罪焉不致幸情不自勤以
於甲子以後事實負二罪焉不致幸情不自勤以
卒乃以書札少事橫生開端以致數年之聖明每
之妄言速疾辱及其親者有暇言而後批辭者每
以朝論之勢貳潰裂為憂數其見於前後批辭者每
不啻深切畢竟於數年之間使朝著不靖而士趨
歸罪於兩臣是則數年之間使朝著不靖而士趨

月高元三年普卷之三

乘離終至上玷於罪一聖教追累於前賢靜思厥善
職臣之由此其初先臣已斥其失身告戒不從終
也自其禮訟之末梢無狀則左無足更論者而向來
至相絕至其末梢無狀則左無足更論者而向來
者無所不有而乃者筵臣為扶護其所抑勒而為說
之雖前以為罪後以人為援而其非臣之情實則一
也先臣既已斥絕其人則謂之扶護者妄也臣前則杜
未嘗言其死則謂之稱冤者妄也臣前則杜
屏息以俟罪後又不謂之稱冤者妄也臣前則杜
一暴其本心曰仍受恩未免為保任匪人之歸此
其臣罪二也噫臣受恩未免為保任匪人之歸此
黨論之中又生黨論以貽患於國家此臣所
內墜先臣之教誨外負公議之非責獲戾於當時
貽笑於後世減身而不顧以自贖者一也臣聞朴泰
齒已踰六十衰病相纏鬼事不遠而一自聞朴泰
輔死後之心餘區區葵藿之忱不勝於悵以為不
初慘怛之餘區區葵藿之忱不勝於悵以為不

居聖明之世乃見如此之事閱月踰時寢食俱損
曾無一言以少效愚忠則臣節而人理絕矣疏
入不羨之態殊甚駭然此疏還出給○十月執義
正一夢掌令成權持平趙混洪塾啓請削奪官職
金一覆依允曰尹拯之急於為他日立幟挺身投
友覆矯誣之狀誠可痛心削奪之與亦云未減也
○時裝以待京儒申尚華李宣佐等再疏申辨
生東裝以待京儒申尚華李宣佐等再疏申辨
六十四年辛未三月遭姊氏喪
後先生重加傷痛依姑姊妹無夫與子服暮之禮
遂服本服○四月奔哭於揚州留石林寺端午往
交山行節祀復歸于
石林過襄事而歸之先生劄疑成書先生之留石林
語疑義也就而質之先生悲寔不能看詩歸後拈

出大學格致章論語并有仁章所論疑義以

其看書有太局太淺之病屢書辨之見遺稿○七

月答玄石書論浦渚遺書回述跋文浦渚嘗著庸

淺說等書蓋詳釋章句而間有記疑以備參考老

先生嘗言若去其間漫存其緊要尤好云至是將

刊是書玄石疑其逐章解說問異原註書托跋文

於先生而不欲自當先生疑又用其書意述跋

跋文明浦老之本意以釋其疑又用其書意述

跋文以辨之末又引老先生舊說以見已意

六十五年壬申五月會諸生于魯院時閱彥暉諸人

齋講學問難殆數月先生吟二絕以勉之其一云

門庭寥寂草生庭壁裏空藏古聖經今日喜君來

乘拂人醒○答玄石書論為學之方玄石以牛

批為學之方分屬居敬窮理兩段而以書來質先

生書訂之日受之應仲一段只是初學功程滄洲

又諭至語錄諸段只論立志務實等事今

以居敬窮理四字排定恐未安穩見遺稿

六十六年癸酉正月撰魯西先生墓誌○五月答朴

泰漢書喬伯承親命業科以書來稟答曰士有二

慶者工夫如吾友既不能斷置於彼則其進而不

行道退而為祿仕唯在吾才分力量之如何耳不

然則一切放下專意於學力既不分進必難量退

翁之答高峯所謂定計於未出之前者即此也後

又深非泛然讀誦之兩可及益勉以遠大之精義○

九月贈詩勉德浦農窩怨真為寡怨方日用工夫

在心上惟將理慾存亡自註曰曰願名思義之

意及於二君之字實遺慾存理之心法也○先生

月答玄石書卷之二

九

○

十一月哭成汝中也至善○成公牛溪先生之門卒業

於先生行義端方操守貞固不墜家學及歿先生為位而哭加麻有挽詞

六十七年甲戌四月 特命叙用壹儀重上心悔

先生付拜吏曹參判呈狀辭 温批不許○五月副護軍

上疏辭又狀辭閏月再疏又狀六月又再狀

卿之控免愈往愈懇無乃以曩時事有所不安耶此則予既深自悔悟幸復如舊禮待如初必欲召

致與共國事者宜出至誠則其在卿世種休戚之義其可一向邁邁乎予不多詰母用固辭○先生

答朴大叔鐔書曰鄙疏初以識見昏昧處義無狀身伏草莽害及世道自作之累昨者不可贖為言再

滌瑕之盛德而臣無自贖之實可解於公議為言於以自作之孽重為當世之累昨者不可贖為言再

鄙人之前日所遭實非尋常之事先人之所被構誣靡有紀極而不敢更以提起者實懼自起開

更為世道之累有非先人之意故也○館儒崔錫弼等疏請竭誠盡禮召致先生上嘉納○

七月八疏辭 遣史官傳批敦召先生復陳疏引

見理昏昧處義謬戾貽羞先巨臣貽累俱喪死有餘責 批畧曰前後之批已悉虛行之

誠茲悔悟之意矣秋孟思所以彈冠赴朝展布兩道乎况君臣之間一未嘗識面而頃膺弓矢之招

來到近畿之地才留一疏旋尋歸路悵缺之懷何時可弛卿若體此至意賁然未思則不唯士難之

幸實國家之幸也先生附奏辭畧曰遭此多難之秋展布兩藹之教不勝隕越于下噫殷憂啓聖多

難興邦古人之格言也自聖明臨御以來內自宮闈外至朝著事變之多前聖所罕有也乃今

儀重正率士歡慶而聖心揚厲求治方切其兩

以爲懲前毖後改舊圖新轉危爲安祈天永命之
道者至誠藹然如使賤臣果有所蘊則致身盡節
即實無所蘊無以應命此臣所以每於召命之下
輒增慚懼撫躬自悼者也不覺感泣臣雖至迷亦
面之教無一聖教至此不覺感泣臣雖至迷亦
心亦以報得隆恩而徒以縷之微情仰答旌身
未足禮者義之萬萬所不取也且此史官傳批
之一事所以施於大臣者實非人之所當得也臣
之復冒曾於癸亥之春蒙此異數不科垂死之境
又復猥蒙息偃圭竇坐致王人聖朝恩禮不
少裁酌輕褻如此將何○答玄石書
書玄石拜退之後
以示四方而垂後世我○命士林交慶而鄙人之
義先生如書畧曰爰立之命八四字仰效矣鄙人
愚憂亦如之竊欲以量而後致用前定不貽即此
便論是古義即此便爲是援則精義致用前定不貽即此

蕩靡有津涯老兄雖終不出實當風地上九之責
其所以終不失望於民者則不可不加勉也玄石
遺朝後又書論設施之劑所論可謂至矣第惟欲
救病者必究其源果在於何處耶爲今日世道之
此極者其源果在於何處耶爲今日世道之窮此
病源一撤其膜可望矣後直道立而苟議和泥帶水
黨論之消底可望矣後直道立而苟議和泥帶水
遮過之計則亦論若以水益深如火益熱而消則
亂而己今日黨論若以水益深如火益熱而消則
我子之透也此何異於握笑矣恐不政而治亂秦從
緒者耶果爲此必一握笑矣恐不政而治亂秦從
鄙人深有不釋然於心者向來事類與懷老之語
論議不合而後指目生焉欲棄疾於人而超然自
亦只隨執事類之心已今欲棄疾於人而超然自
脫恐當時士類之一毫推諉之計也甲子以後則鄙
實當之非敢有一毫推諉之計也甲子以後則鄙人

月齋先生年譜卷之二

十一

即出於和泥帶水編縫遮過之意恐是病根故不
敢避嫌而言之幸猛省之也又曰儒者之病得位莫
盛於近世而其取敗一相當焉前車之覆後車之
戒也正已而後可以格君無私而後可以服人受
言而後可以知關失如是而行之以至誠倘或庶
幾焉懲前毖後一變前轍去浮偽而務忠實先行
義而後談論易危險之道矣既成旋聞大誥已頒懷
論方張言已後時而及此非屏藝之石○**勘訂慎獨**
可與故遂還寢而並及此意於玄石○**勘訂慎獨**
齋先生續疑禮問解曰述跋文疑禮問答序次之
而附以己丑喪禮異同議以成一書八拜馬刑○
八月四疏辭 優批命以布衣進見辭批畧曰朝
事之道不必以職事維繫若鮮本職則稍倣宋朝故
事未可以布衣進見耶言出心腹卿宜深諒亟回

避心是予所望也先生曰史官附奏辭畧曰自古
士之自處實非一般而國家之所以隨其大小高
下而處之者亦非一般其志許其守分者亦所以待
固也自易盡上九傳一傳以下至於先正臣李珣所
聖學輯要中用賢一傳一傳以下至於先正臣李珣所
敢當儒臣之名而若其不職事維繫之教則
實是帝王待士之盛節也唯是布衣進見之教又
庸陋微物又無古人之世祿餘裔本非山林之遺逸
超越常格曠世稀聞之盛事耶昔者先臣得蒙
孝宗大王特達之知嘗有士服引見之命先臣辭
謝不肖微臣又蒙此寵命於聖朝也○**訂李壽**
翁龜心經口訣○**九月呈狀辭**十月再狀辭○
荅玄石書玄石貽書以聖批中尚未識面布衣
入對之教亦非向來官召之猶可支吾

月齋先生年譜卷之二

十一

勉其務從常理正法無所打乖先生答書曰常理
正法自是儒者出處鄙人之私情既不能以常理
自處微分又不容妄冒正法非故欲效打乖之道
也平言以為其終其所守上下之相共知不且強迫
許其守分以終其身亦下聖朝成物之一道也如
此則言公而義當聖主豈不賜開允哉執事面
教兒子以為一進登對陳情辭退為可云世安有
處一番呈面之稿

六十八年乙亥二月哭玄石朴公

亦不自我識兄屈指三十有餘年矣我固慕兄而兄
事不講廢幾共遵聖學之後正路為期云為三月
德行而為業直以死而後已為期云為三月
拜世子侍講院贊善

單望差出上允之遂以先生批下○進○四月

遣史官別諭召上疏辭 温批不許別諭畧曰

此時待卿不啻大旱雲霓也至於贊善之任輔導
春宮職責尤重而冠禮日期亦且不速其不可一
向邁邁也決矣先生上疏辭其義理不啻較然况
之臣遭茲多難竭力玉室此其義理不啻較然况
布衣入對自切切卿之戀子必倍於子矣決不
思邁邁也○拜吏曹叅判五月再狀申辭○與申
又呈狀辭○拜吏曹叅判五月再狀申辭○與申
右相叔弼翼書畧曰自古士之自處層級不同而
有一名以士則不問其大小輕重繫之以非一例安
理我如人者內抱私隱已自進則無補於公朝退
盜虛名已自知難適於實用進則無補於公朝退
猶自守其私分自蒙徵召以來終始自畫不敢為

月... 卷之三

出頭計者今三十年餘矣况今衰病垂死百志俱
反唯俟畢命窮谷忍其志俾成其自守之節者亦
或為古昔帝王待士之一道若象公卿大臣為國
家惜事體以為其志以終其身亦之聖朝成物
宜強迫寧使守其志以終其身亦之聖朝成物
不復復也錄則宣不除一以仰達於書上聽收思命
自慶於他處人其職任就問朝政官致月廩似合
於待賢○六月上疏辭周急之命○領議政南九萬
素守本無意於出合於待賢之道而但念朝廷方
安召致為事遷以必不來而速職或有歎於禮
遇之道且念改紀以為後六卿之人如尹拯而自
所仰望道聖之上禮遇固宜首膺陛擢而後加
朝家於遺逸之士必須自固親見其人而後加

以睿簡自下不敢擅便此後斷自聖意而起擢
則如吏曹緊任自可見解矣上曰除命屬耳遽
以不來適之則事體未安當觀勢而處之矣九萬
曰聞其人固窮朝夕不繼云古者人君於遺逸之
士固受周急之道而末聞有致廩之規為士者亦
必不受遂上曰月致廩料既無前規而周急則有
其義矣遂命周之先生疏辭不獲遂祗受○特
而分諸宗黨後凡有米穀布帛之賜皆如之○特
旨陞拜資憲大夫工曹判書上疏乞改正溫諭
不許前此先生於疏辭例言職啣至是稱以草莽
外故前資式章只得據朝廷所命者以自名而亦
不敢具資式章以見區區不敢僣然之私而已
今則班駘更峻濫猥愈甚一例冒據又極不
敢謹從在野之本稱以求賤分之所安云○七
月再疏辭資之典謝周貧之恩且辭書冊節扇錫
月再疏辭資之典謝周貧之恩且辭書冊節扇錫

月齊元三年普卷之二

十四

再狀九

月三物皆設案廳上以奉之下庭四拜祗受魚果
資之屬必為之家廟次以分不取虛君賜也
置可上敬讀畢卷而止曰不取虛君賜也
月移拜議政府右叅贊十月上疏辭十一月再疏

申
六十九年丙子元日有題新曆詩云平波往復若環
然周甲崇禎又九年四海不能無一

箇悠悠何
慶問蒼天
○二月呈狀辭職 不許
○三月兼成

均館祭酒上疏辭仍辭周急之命一吏曹參判兵道

酒以單望差出上允之遂以先生批下時大司
成崔奎瑞以先生家素貧值歲凶尤甚請加周急
之物思上亦允之先生上疏辭職且乞還收周貧
之資 優批不許申命上來四月

再疏
申辭
○五月以 別諭召六月上疏辭仍辭職只

迺叅贊時文學朴泰恒疏請召致
○八月又上疏辭兼職
○復拜右叅贊

九月呈狀辭終不狀申
○再 遣禮官詢世子

嬪 永昭殿展謁當否辭議略曰况茲禮節在士

禮有國家之禮則草野賤陋實無所學何敢妄有容
於國家之禮則草野賤陋實無所學何敢妄有容
豕耶命依此舉
○十二月上疏辭 優批只迺

行遂定展謁之禮
○十二月上疏辭 優批只迺

叅贊批畧曰卿之微所兼贊善本自不輕出入胷
能之故方以是專責於卿則卿宣可孤負至意乎
本職今姑勉副俾安卿心卿其幡然上來以副虛
望行之

七十年丁丑正月 遣史官宣召上疏辭 ○二月明

村來訪以詩送之 明村遠來先生會德浦諸公講論旬餘於其歸贈以二絕其一

云衰病年來不出門自憐心鑑日昏昏 ○三月拜

南送別無筋力為誦遺編勉共敦 益篤誠禮必致先生

吏曹判書上疏辭 不許 時館儒李明浚等疏請

○閏三月 遣史官別諭召再疏懇辭 海儒洪振源寺館儒

洪禹賢等又疏請召致上連遣近侍諭 ○四月

旨隆重先生惶感又三疏申辭終不許 ○四月

呈狀辭職五月再辭只遣吏曹判書 ○答成汝剛

至書先是宋相既怒先生又志成公至善之叅丁和書卯疏侵詆至及於牛溪先生其時士林有辨

人書中議先生移書成公止之矣至是又得宋相與

書來稟先生答書力止之曰先賢處義只當俟後

世朱子元非懷說之所能輕重也今搜出私書名

為辨誣而士林抗章則是為懷求罪非為先賢之

誣也既非為先賢則是為攻懷之偏論非衛道之

正議也累書往復 ○哭朴秦漢喬伯清粹力學先

議竟寢見遺稿復 ○哭朴秦漢喬伯清粹力學先

居喪過毀而沒先生為位而哭痛惜不已與李公

世龜書云至行無福英才短命以其志業孰謂止

此 ○六月上疏辭職仍辭周急之命 優批不許

左議政尹趾善啓請先生家素貧且當凶歲宜有

軫恤之道尹趾善啓請先生家素貧且當凶歲宜有

召致且論韓永徽曾為道峯院任塗墨先生起名

之罪且論韓永徽曾為道峯院任塗墨先生起名

同歸於明此命伐司查處懲勵先生深以許人起

畧曰周急之命伐司查處懲勵先生深以許人起

者出於意外心切愕然 ○八月拜大司憲九月

呈狀辭十月再狀又上疏連遣近侍溫諭敦召十一疏

月再疏批畧曰史官空返曷勝慚惡憶昔癸亥

歸至不我棄然來思心自欣慰尺都門何意徑

之教亦難終孤矧今飢荒加以災疹當此之時思

于益切肝膈卿宜諒我十二隆胡忍疏終不肯于

十二月哭閔以外馬彥暉學識淹博同門之士及

哭加麻文以祭之曰吾黨之士能勝重任而遠到

者惟子其庶幾焉昔既夜吾士元前夏哭喬伯今

此亦哭子所擬以為後三日之托者一皆大採於中

哀有三遠孤墳不忍去精靈應識故人來

七十一一年戊寅正月呈狀辭職只述大司憲○二月

拜左參贊呈狀辭不許狀七月四狀連辭○三

月哭從弟德浦公德浦公早決急沉之操歛退丘

遠識有事必咨諏焉及歿深為之○八月遣史

痛惜有挽詞祭文後又撰墓表

官別諭召辭命仍辭職十月論召九月上疏申辭召

○十月遣禮官詢魯山君慎妃追復位號

事辭時縣監申奎疏請追復魯山君不取仰對

及其以為此舉國臣民至今所隱痛者若不舉而行

區區之忱遂附議曰兩件之議實為莫大之

陟降在上年聖斷而已○童土公嘗編魯陵誌著

記文有追復位號若皇明景
 泰之語是蓋先生家庭之論云
史官慰諭宣召 師曰及甲子事
 年祭酒所遣既非公家文字則
 上之朝廷大起予至海今深思
 平地波瀾大起予至海今深思
 中無所主予未忍為此也副應
 尚執義李廷謙持平李彥經上
 曰臺批下教曰蓋嘗論之須年
 尹宣舉而宣舉乃祭酒之父也
 之嘿嘿無辨可乎噫師之父子
 未之深思率爾允可者良以此
 公家之所知則所謂大臣之推
 失着者良以知也祭酒養德山
 非一鄭澹之辨也敢上皆優批
 鳳瑞茅陳疏辨認 撓者也館
 嘉納曰遺史官慰

諭曰卿以林泉蓄德為世大儒
 之矜式為如何而乃者鄭澹
 言念世道寧不寒心然而予業
 而明白開示深惡濫之情態而
 有回一毫心愆然登途以副
 謝深陳身伏草莽害及世道之
 此則一事致死之義仍為士類
 書有曰師有淺深輕重之別如
 與者皆同而於其下則然有差
 生者皆同而於其下則然有差
 輕者皆同而於其下則然有差
 斷故無以服彼輩之心若謂師
 一遺稿之時於君父云則彼輩
 見已煩紛○時館學儒生陳疏
 異不能鎮定畧曰賤分之不
 其不煩紛○時館學儒生陳疏

畫矣而無端各位至於此極日夜憂懼祈死不得
當此時與我相親之人則當為我憂懼聞感之不得
暇乃反為之列飾虛辭以要君父盛張氣勢凌
制他人將使我陷於無限周測之地而後已者此
果何事耶諸人每諉於此等事則直是偏論耳當此
義理之正者已若此等事則直是偏論耳當此
世道乖離百孔千瘡之日許揚隱微攻擊乎向來
顧大體惟快私意如此而尚可謂之士論乎向來
正亦如此世道之至此者莫非其崇今當一切與
之相反知可左而效之耶為令其崇今當一切與
為士者先行義而後論議尚忠信而戒浮偽持公
正而去私偏務和平而論議尚忠信而戒浮偽持公
大必求夫天理之粹然者而從之不以一毫計較
利害之私雜錯於其間則吾身好而黨類奸黨類
輒殊塗同歸而已千萬猛省之○移拜大司憲十
二月上疏辭又狀辭

七十二年己卯正月陞崇政大夫二月上疏乞鑄削

新貨不許時有為時宰干請恩例者並及先生
援侍從推恩之例而實非舊典也先生極為惶感
陳疏懇辭○大司憲以階一品適○與明村書曰
陞資之恩措躬無地安有國家命德之器如是借
施褻棄之理耶干請恩澤有同倖門朝廷不尊名
器日輕誰能以此一加掇破○九月特遣掖隸
役吾輩改正豈不為一快耶

賜食物上疏謝仍辭職

七十三年庚辰八月辛酉省墓于交山先生壠為永

辭之計而以職各長在不敢往來近畿遷延累歲
至是回召命之稍間遂發西行孫東源從歷宿明
村西溪二公書齋款拜左叅贊○癸酉遣史官

別諭召辭 溫諭敦召 輔德李震壽先生來請到文河

召致上即遣史官諭旨曰今聞卿來在交河先

此至意展省後幡然造山來近畿欣喜之極生附

奏辭傳曰卿為省先造山來近畿欣喜之極生附

有所得不料史官空返沉漠然方帶贊善之任不

時輔翼春宮微卿德重望高其誰乎子之望丙

卿來思不啻大旱雲霓望體至意懽然就之望丙

子 上 疏 辭 召 命 南 歸 登 秋 夕 行 節 於 文 永 縣 即

蒞南程戊寅至彌勒店聞威史侯未寧留待庚辰

聞畧曰前後敦勉出心腹而緣子誠淺莫回也

心畧有軛首歸路之語不覺愕然如失左右手也

至家九月上疏辭職不許○途先生負李師尹等

禮 疏 請 薦 〇 十 月 遣 禮 官 詢 啓 聖 廟 初 建 事 辭 再

畧曰此事皇朝之所已行先儒之所嘗論縱有

區區所疑於私心者而何敢率爾論斷以重犯不

啓聖廟可疑之義見遺稿〇十一月呈狀辭月又

狀 申 辭 七 十 四 年 辛 巳 正 月 呈 狀 辭 職 不 許 二 月 再 狀 四

〇 三 月 答 金 載 海 叔 書 密 嘗 來 謁 講 問 又 以 書 質

其氣質正心諸說先生答書辨其氣質本然之性

有所不在之病往復累十百言剖析明白以盡其

存之一源端情那可更分門先師所措雖如是只合
妙用何須別着他言○六月上疏辭○再遣禮官

詢文元公金長生從祀文廟事辭議畧曰今茲先

固為士林之所宗仰而至於國家○七月拜議政

府左贊成兼世子貳師以別諭召上疏乞改

正不許領議政崔錫昂啓曰當春官講學之日

方為贊善而一品官仍帶三品之職有妨體例當

有是命下旨敦召曰卿以儒林宿德為國人之

左右矜式予之所以眷待倚毗不啻隆重必欲置諸

左緣予誠淺莫回避心缺然慙恐曷有其已今以

卿擢授貳公仍兼春官賓師之任願今春官講學

連開學業日將輔導成就之方惟此時為急微卿

者德重望亦誰任其責哉卿其體予側席之誠懽

然登途補予不逮輔翼春宮先生上疏復陳崇資

之濫猥名器之屢批申乞○八月己巳仁顯王妃

昇遐入縣朝哭臨成服○再疏待罪辭職先生陳

稱哀以不得奔哭屢違召命○九月答崔領相汝

和錫書崔公見先生所著四禮私議曰國恤啓

○十月訂補栗谷先生為學之方圖又為跋先生

谷為學之方圖實與牛溪所共訂正而簡要切實

最好初學之受用遂表章其圖而以倒書問學終

法安排而正之立志務實為學問之終始而添之

下方又輯其圖所本諸說發明其義趣為之跋焉

○先生嘗以此圖及畫一圖
為學之門庭指示學者焉
○十一月三疏辭仍

陳保護 東宮之義
春時禧嬪張氏賜死先生以

憂之私上辭疏仍陳保護之義
敗變故一上辭疏仍陳保護之義

覽今古物情世變何所不燭
之齡罹此艱棘兩仰估者唯

將護之方凡百照管實費
之至情重惟宗社之重其

而鎮安之者必已嘿運
過慮亦何所不至也

春宮之誠可不留也
勿辭幅然造朝以副意馬

七十五年壬午正月呈狀辭職 不許
○五月上疏

辭職以不赴國練
○七月 遣史官別諭召上

疏辭 優批申召
傳曰噫士生斯世幼而學之杜

不而固守東岡之致缺然
擊而承權輿之致缺然

誠不承權輿之致缺然
類仍國勢岌岌寤寐思賢

輔翼春宮任大責重則微
望者果誰當之乎須體如渴

疏辭復朝勉副至望
疏辭復朝勉副至望

生嘗以吾東方道學倡於寒
於牛粟裕言至論可配濂洛

思門目而類次每欲錄名曰
未及始功先類生每欲錄名曰

鄭重而未幾馬間以托之
林滄溪泳諸人而卒未有成

庶有成緒而亦未克卒編馬
宜有著述以惠後學先生曰

所敢為古人有所述必如未耜陶冶之不可闕然
後為之今則經傳以來以至程朱諸書無不畢備
固無事於著述學者但當就此而熟讀精思真知
實踐而已苟不務此而徒事著述以求多於前修
非務實之學也此蓋出於先生執謙
○十二月勘
之意而平日用功之實亦可見矣

訂定齋集

七十六年癸未正月上疏辭職○八月哭西溪朴公

西溪博學高識早歛林壑先生弱冠相交情好甚
篤及計至為位而哭加麻有挽詞祭文云人嘗
期公可當棟隆招麾不動今世惟公島不廊廟
而汝蒿蓬庶頑一節抑豈非功後又撰碑銘

七十七年甲申正月上疏辭職○二月再遣禮官

詢 神宗皇帝立廟事辭 正月 上特命立 寓江漢之神

思至是遣禮官問議先生以為當此人心偷惰天
理晦塞之日聖念忽及於此有足以感動神人
不可不吾東土萬世不附議曰神祇而今日朝宗之義無
地可見聖念及此可泣神祇至於建廟之議實
是國家莫重祀典臣以冀土賤分垂死昧識誠不
敢事有容喙以重僭踰之誅○答明村書曰立廟
之忘者則建為追慕崇報之所寓匪風下泉之
思人朝淪沒之歲甲子已一實矣而聖念及此
感泣若曰此而擴充之立實志而做實功則誠天
下之大業也云並見遺稿○大時廷議終以立廟為
有碍遂設壇于後苑名曰大報上親祀之有
御製一律先生敬次其韻曰先王盛德固賢親
聖帝隆恩亘萬春義奮尊攘遺志在壇崇報祀
滿中儀陳宸章特揭昭如日感淚空流濕
滿中忍痛含冤死後已羣公可不心導

七十八年乙酉正月上疏辭職 不許 ○三月宗會

于墳庵以詩勉諸宗云門戶有盛衰族屬有遠近

衰思振奮其道豈有他只可勉學問學問在日用

事事求盡分敬怒最要切家邦無怨忿富貴不足

慕貧賤非所慍窮達乃爾命所嗟 ○四月答鄭生

萬陽書鄭生嶺儒也兄弟杜門講學至是以書為

體用之辨頗不失其大體先生稱其有見 ○十一

非世俗拘儒之比與之論辨馬書見遺稿

月上疏請還寢 內禪仍辭職未徹時上命禪

旋曰羣下爭執還寢先生初聞是命即陳疏請寢

畧曰惟天惟祖還寢先生初聞是命即陳疏請寢

民愛戴之望不可輕絕况以我春宮復如何臣

薦孝粹承斯命其為皇皇悶迫之情當復如何臣

竊恐聖上不可不更加商量益勉於敬德勤民

祈天永命之圖上不負惟天惟祖宗付畀之重

中慰萬春宮邛下篤孝之誠下答億兆臣民愛戴

之望萬萬不可造次斷行也草莽賤分誠不敢妄

論國之大事而身在草野亦不敢不仰

達草野之情既呈縣道以寢命還送

七十九年丙戌正月上疏辭職 不許 ○三月有薦

進人才之命先生自以草莽 ○四月會諸生講理

氣說時金叔涵自京來謁梁得中擇夫從孫東 ○

五月答梁得中書論四七說擇夫以玄石理氣四

書質於先生答書略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

月齋先生年譜卷之二

二十四

賢到此殆無餘蘊矣然此道理之等底精微處先
主栗翁說皆從積功實見中寫出皆有所據吾輩雖
容易句斷後學以為定論而諸說之同異得失亦不可
融會慶矣自有真稿○六月上疏辭職仍及林溥疏

事 温批慰諭時有林溥者疏斥一邊人為將不
將欲不出亦以此也東宮仍請召致先生謂先
况吾在而使入為之寧有是理如此事無非職名
在自之故也遂上疏畧曰臣其始則實以私情哀
冒充於徵召惟此二端為臣實情今乃為人妄揣
強引至於如此且傾陷措紳之心外托尊賢其所
以假托者乃所以輕侮也世道至此寧不痛心而
此等怪鬼輩巨測之說亦何足介意手至於貳公

弘化之任春宮輔導之責捨卿儒林重望而其誰
決不可允許頓體至意毋執搗謙安心就途以補
不○七月 遣太醫看病上疏謝仍辭職時先生
不輕傳諭史官言于政院○八月次五老詩韻
啓達有持藥物者病之命○八月次五老詩韻
寄明村諸公 農窩見明村書中稱吾輩享年已多
吾與文王六十九云遂吟五老詩呈先生先生次
其韻有箴警言固當聞古義頽慵其奈負餘年願言
心上加工地常若天行不息然之句以寓衛○十
武公抑戒之義明村諸公亦皆次之成一帖○十
二月上疏辭職時有衣資命物之
賜並辭下詩

八十年丁亥正月上疏辭職 不許二月再疏辭○

遣侍講院官詢王世子繼講書辭 奉命來詢先

生不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致精之本則又在於
 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
 居敬而持志其下分格君之言明白切至牛溪先生
 以為自有天地間一大議論當寫一通置之座側操
 者誠為不可造次而或違者也又曰聖經賢傳無
 持玩索不可造次而或違者也又曰聖經賢傳無
 非當讀之書而草莽賤臣未嘗一侍書筵則何由
 對酌得宜雖欲越分妄對亦不可得矣近思錄侍
 學輯要似是最要切者故敢私布於左右以備侍
 講之一助此亦分外惶恐錄繼講
 德以此附達遂命以近思錄繼講
 掖隸賜食物上疏謝仍辭職
 ○十一月哭第農窩
 公遠峻潔淡靜殆古之獨行君子云
 ○十二月上
 疏辭職
 輒煩史官尤為惶恐每於歲末或歲初陳

疏以

八十年戊子八月白文玉

瑞來訪講近思錄休庵公

之後受業於老先生之門溫雅慈諒老而好學時
 復講質于先生情好甚篤至是來留旬月先生取
 近思通書
 ○十二月答崔頌相汝和書
 對討而罷
 身上一廩十年公私俱病實古今所未有也雖以
 待士之道言之自易盡上九傳以下至於聖學輯
 要用賢一欸已設數層其於知止度分之士不強
 其志許其守分亦一義也且年致仕一節亦古
 昔先王使臣以禮葬之一大令典也
 有義則幸於前席都俞之暇一言及此俾上無
 慢棄天職徒歸文具之譏下免維谷棘迫犯分失
 義之罪云蓋崔公素慕仰先生
 屢以儒者正法相勉故答書如此

八十二年己丑正月拜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

右議政史官來傳 聖旨上疏乞改正 隆批不

許崔領相錫昂將以先生故下論者或以主上
至不識面為疑崔公以為置相惟當視其德望遂
以鏤鐵微物蒙被惶懼乃上疏懇乞改正畧曰臣
已於十有六年矣其始則實以私情哀苦自矢沒
齒於溝壑不取為出頭世路之意及其召命頻降
處之以格外之職則臣又自顧非才內懷憂懼不
敢以虛名應實用愈思避縮以此思不得一謝命
不得一趨惟望朝廷憐其心事事不忍自同於平人
察其本實元非可充於徵召許其退而守分庶得
自遂其初而己誠不自料除擢漸峻思禮漸加
陞而陞終至於崇品而極矣則臣益以悼恐措
躬無地直欲循牆之義守死自畫今茲新命實出
以虞人死不敢往之義守死自畫今茲新命實出

於千萬意外終身屏伏不出窮谷而輟轉僥冒至
登台不自及今未之有也臣不敢知轉僥冒至
取於批曰卿養德林泉負重望寡昧之一尊信此
林微之望予志先定其隆批執為謙幡然造朝用副
邦野之望予志先定其隆批執為謙幡然造朝用副
今茲爰立予志先定其隆批執為謙幡然造朝用副
進退深予危自與曩時不同胡忍棄予如遺袖
手起視乎矧予平生不識卿面思卿一念不曾暫
弛卿豈獨無戀予之心耶昔年屢勤禮招幸回避
心纒到江郊旋尋歸路寔由予誠意之未孚至今
思之持不覺媿也噫國勢朝象無一可恃當此之
時以益感誠禮必致乃已者也辭旨懇惻隆重先
生益惶感三月復上四疏曰聖批所及條陳難
承之義諭遣 ○四月五疏辭 遣都承旨敦諭六

月齊元三年正月

二十七

可而
追今
矣不
○九
月
遣經
送官
詢繼
講書
辭
時
壽
賢
其
臣
顧
不
勝
感
泣
其
時
昔
年
江
郊
之
事
每
勤
聖
教
臣
誠
論
附
奏
辭
畧
曰
昔
年
江
郊
之
事
每
勤
聖
教
臣
誠
邁
終
孤
至
意
耶
○八
月
十
一
疏
辭
又
遣
承
旨
敦
老
架
駕
寧
忍
邁
○八
月
十
一
疏
辭
又
遣
承
旨
敦
道
德
無
已
太
過
七
月
十
疏
或
少
弛
况
卿
憂
愛
之
忱
至
辭
無
已
太
過
七
月
十
疏
或
少
弛
况
卿
憂
愛
之
忱
至
期
又
望
於
儒
相
者
不
在
於
筋
力
奔
走
則
輒
以
疾
病
為
上
伊
華
耶
五
月
又
○六
月
八
疏
辭
又
遣
承
旨
敦
有
德
彌
邵
當
此
極
艱
屯
之
會
緬
綸
輔
相
之
任
捨
卿
偶
然
之
緣
予
誠
未
嘗
禮
未
盡
固
守
東
岡
之
波
未
批
畧
曰
三
疏
敦
勉
曹
出
心
腹
再
遣
知
申
亦
非
而
只
緣
予
誠
未
嘗
禮
未
盡
固
守
東
岡
之
波
未

山齊先生年譜卷之二
二十一
二十一

奉
命
來
詢
先生
對
畧
曰
竊
伏
聞
講
官
之
言
自
四
書
五
經
以
下
至
於
聖
學
輯
要
進
講
已
遍
聖
賢
之
書
何
以
加
此
緝
熙
之
地
必
有
實
效
朱
子
奏
劄
所
論
讀
之
功
其
於
緝
熙
之
地
必
有
實
效
朱
子
奏
劄
所
論
讀
於
第
荒
也
壽
賢
以
私
請
問
書
示
曰
竊
念
書
貴
熟
讀
而
精
研
溫
故
而
知
新
古
人
讀
書
之
法
也
帝
王
之
學
雖
與
常
布
不
同
用
功
之
要
則
似
或
無
異
若
更
就
已
進
講
之
書
擇
其
切
要
者
更
加
玩
索
討
論
之
功
則
其
視
泛
觀
他
書
似
有
實
效
未
知
如
何
近
思
錄
大
學
或
問
最
為
要
切
何
以
至
今
不
在
進
講
之
中
耶
既
蒙
私
相
論
難
不
敢
不
私
布
鄙
見
此
亦
分
外
惶
恐
惶
恐
以
賢
近
思
錄
繼
講
○十
二
疏
辭
隆
批
懇
召
意
賢
居
九
經
之
一
信
知
為
國
之
道
莫
大
於
用
賢
也
歷
觀
前
代
雖
明
哲
之
君
必
求
賢
為
師
况
予
昏
愚
之
質
乎
雖
治
平
之
世
必
得
賢
共
理
中
無
出
卿
右
爰
立
作
卿
德
行
高
而
學
問
正
於
今
朝
中
無
出
卿
右
爰
立
作

月齊先生年譜卷之二
二十一
二十一

相實出於慕卿之深望弘濟之重庶冀卿之不日應
命出入筵席補予不逮彌堅是豈予期待儒相之
序四易予不遠引古事文純公李滉以七十之年
意歟予不遠引古事文純公李滉以七十之年
卒乃就召由於我聖祖之誠也頃觀承宣高
德邵無愧先正而只緣予誠淺禮薄造朝尚遲予
實慚以昔年江郊回車頗有悔之頃益可見卿
啓丹忱而予之思卿至此猶守一倍矣目今天氣不
甚寒冷胡不趁此時造回守樊之志庸副側席之
誠耶情如飢渴然就途覓孤至意先生附奏申辭
畧曰臣之庸陋空疎臣所自知加以衰朽至此形
神已離常性已迷只同枯木死灰而已臣之實狀
只是如此而文純公所論皆是施於懷道抱德之
真賢者又况文純公所論皆是施於懷道抱德之
至所實敢此擬四方之竊議也頃者近侍回啓中酌

連昔年事者曰今聖教之及而竊恨其時不能一
伸葵藿之誠到今垂死之境更無所及云耳聖
教又至於此臣○十一月十三日疏辭漸緊此時作
行勢有未易卿其須體予意安心勿辭徐待春和
幡然就途十二月十四日疏畧曰國家設為年一至
仕之法實古昔帝王以禮使臣亦退人以為禮之一
大令與也七十已為致仕之限况又過十年者
耶常仕在朝者猶有疏以義况本在草莽之微物耶
伏聞又有儒生之疏以臣為言而辭說之誕妄無
所不至臣聞來不覺駭然驚恐蓋以此儒疏一事在
古無之殆出於近世黨比之風臣以此儒疏一事在
故為其標榜之首夸毗一罪也時館儒又陳疏請
身伏圭竇害及世道之一罪也時館儒又陳疏請
薦誠召致故疏中及遣承旨敦諭

八十二年庚寅正月聞 上候違豫移次縣門上十

月曆卷之三

二十一

五疏待罪先生聞上久違豫而不能趨進承候

人縣獄待命之例移次縣門上疏○二月十七疏

待罪且辭職又十六疏俱不許○二月十七疏

辭遣承旨敦諭疏畧曰臣聞物理到極則變已

極罪戾已極一身萬事無非到極臣既未由變而

應命則只有變而之死耳號顛經年憂惶度日而

焦氣竭死期迫矣而臣獨高踏厚靡所容指不得

欣成得其所而臣獨高踏厚靡所容指不得

竊自悼其何以致此也○哭明村羅公位而哭

加身謹守規矩嗟吾兄弟自少至老相資相慕以

義以道後○三月十八疏辭始許遠竭誠敦勉

又撰墓誌○三月十八疏辭始許遠竭誠敦勉

今姑勉副於予心尤切缺然馬移拜判中樞府

似有歎於禮優之道本職不得已移拜判中樞府

事史官來傳聖旨一絕自縣門還家復後以平

職名未遑仍留○四月以八松魯西兩先生贈

職之命告子家廟已丑五月廷臣李世璵啓曰

舉今右議政臣李德裕之祖與父也以其不取應命

之故推恩例典尚不舉行非但士林之缺聲實為

朝家之欠典今不必用推恩之例若特命贈職賜

蓋實合崇節褒賢之道矣上特乞之是年正月

兩世議政贈典始告于家廟○遣史官別諭召辭

仍辭月廩召之命先生附奏辭且辭月廩○先是

戶曹依例輸致月廩先生使報監營轉聞則命更為

敢冒受之意書付縣吏使報監營轉聞則命更為

月齊元三

三

輸送先生亦以煩瀆為懼 ○七月 命賜衣資食

物上疏謝仍辭職名月廩 不許進宴後有耆老

推恩賜給之命先生以為大臣之名不敢冒當而

今當推恩優老之典並及庶老則不可以物之稍

豐而瀆辭之也遂 ○閏七月 特遣承旨慰諭時

相國錫鼎類編禮記而庸學亦以舊經編入於類

分例又在講確未錄而嘗講確參訂之人而先生

之名亦在講確之中一 邊人梅罪崔公為毀經侮

聖有洪胄亨者投疏並詆先 館儒朴弼琦等陳

疏辨其誣 上命停舉胄亨大司憲鄭浩咨請還

又上疏申辨兼暴濬等罪狀 於是儒在李泰宇等

斗削黜濬校理洪禹瑞李喬岳李澤請對伸救景

上嚴教並寬胄亨景斗及濬等四人目傳曰鄉儒

之假托講確誣辱儒賢極可痛心今則處分已定

宜有慰安之舉遣承旨敦諭于尹判府事敦諭後

先生附奏引咎畧曰臣以不肖之身為世道之一

累朝和闈端於朝廷以貽羞辱於國家終至於以

臣之故 天威大震處分嚴重中外惶惑遠近驚

恐臣誠慚懼恐置身無所蓋今儒疏初非無端

侵尔皆是自作之罪而無可道也 聖恩偏覆儒

罰又重則臺章之廢物之道不 過俯察得失裁酌

在 大聖人平心處之豈足以 擬於微臣者而

輕重從容誨化之而已 豈足以 擬於微臣者而

者也我至於儒賢之稱 充豈足以 擬於微臣者而

聖教每及於此又臣之內 抱憂恐常懼得禍於

鬼伸者也然設令真有 儒賢苟有其過安可禁人

之有言耶一言其過 短禦人之私而非古之君子

月上疏辭職 優批申諭 過中以陳頃日處分

亦近於防人之口而非可以服人之心也

亦近於防人之口而非可以服人之心也

亦近於防人之口而非可以服人之心也

爭端引咎未附雷兩作解之義
論已悉予意矣結等侵侮儒賢極
端不體勤懇之旨安少無不安之
持敬圖後汝柔嶺東人也篤志力
後曰先賢說話載在方冊寫出為
行之為難苟無體行之實則圖自
更不我將去此意更有不可不知
時已如此說而今更不可習之尚
止此而死耳汝柔鑑此亦可以知
遣史官別諭召辭大臣之退歸田
尚云不可矧茲邊虞孔棘之日乎
陳賤分殘喘致身無路之狀以自
國家倘有事變先生當何以自處
先生答曰在

九月題權綵
批畧曰日昨別
駭悅朝家慶
禮學先
體而
益
來
說
自
二
十
○十月

宋靖康之難揚龜山尹和靖胡文定俱不赴牛溪
先生亦引三賢事壬辰之難以不赴為素定矣况
吾濬壑賤分死於溝壑固吾義也第亦有隨時之
義吾則當從吾王又問曰有難當起義否先生
曰吾本無才畧故平生無此意思
惟應一死明白其素定之義如此

八十四年辛卯正月

命賜衣資食物二月上疏辭

不許送府臣李世瑾啓曰國家每尚優老之政判
有別樣優異之舉上曰衣資食物別為優厚輸
送可也先生疏請救還

○三月哭趙士威計至為
輸送不監司狀聞命更為
○五月會諸生行鄉飲酒儀○十
加麻有挽詞祭
文後又撰墓表

一月行八松魯西兩先生迎謚禮上疏謝恩
兩世

謚典始以文正文敬批下先生與門下諸人講定
迎謚儀節以五禮儀享賓儀太無節目參用儀禮
士和見禮享上賓儀而行之遠近人士來會者六
百餘人先生以祖禰兩世節惠恩與不可無謝遂
陳疏名仍
辭職名仍

八十五年壬辰正月上疏待罪仍辭職 慰諭不許

時以不能進候陳疏待罪先 ○二月講定祧祖祠

享之禮 參判府君兩世親盡禮當造祧先生慮諸

宗人會議立祠墓下以奉之聚穀物置祭田付宗

契有司以供祭祀蓋先是童士公設宗契立有司

遂廢輪奉輪 ○五月編刊魯西先生遺稿先生或

祭之節馬

早出為人吹覓欲稍遲數十年孫東源以為人事
難必豈可預慮意外之事等待時日設或有之不
過為一橫逆如前日之為耳先生
遂命東源主其事錄梓於魯院

八十六年癸巳正月 遣掖隸賜食物上疏謝仍辭

職 不許 批畧曰所送如干酒饌曷云盡待賢之

行就途從 ○閏五月答俞相基書論家禮源流事

源流共編事見上初市南宰務安時瞻留一本而

還初本于老先生矣厥後老先生不住修潤擷易

與老凡成七卷而市南則從仕不復能着力故其

輟工云此可見初本之所同而改本之所獨也老

先生後以所添太多使先生就加刪節矣至是市

南之孫相基以其家所藏務安謄本囑時相謂之

市南所獨編而與懷川講訂云全謄本囑時相謂之

月齊先生年譜卷之三

三十三

賢覽刊前異遠誠詈相害慢補疑尾則欲此之
負而進後骨近可至基於先遺怒完私許事實
士駭源往肉士矜於之先生移具以之而時
林之流復之林而相誤生書亦後聞其相
重焚鄭詳有絕認之書謂可本義遂此
望其浩見離欲可先書為垂義有語陳
予文權稿與聲怒生書又明今後俾所為請
之平教曰尹序下世醜詆乙未冬相意也
日尊信為如而副提

學鄭今其所撰家禮源之心侵斥非止一再固已可駭
矣哉况跋文之撰在流跋文既醜詆乙未冬相意也
鄭結罷職不叙此跋文勿用曰沒御製二絕以駭
悼賢聖譏後之意曰深生三雖事一自亦嘗輕殊可
不識面沒後恨曰深生三雖事一自亦嘗輕殊可
笑論思長甘心大老詆之時南儒見後錄批畧曰
共編之實結尚夏詆之狀疏見後錄批畧曰
源流兩家共修謂之曲折始得詳悉而撰序文追全
諱實狀殊甚無謂矣大司憲尚夏所撰序文追全
見之而所謂書序後文不則可也種伸救之論多已
親覽且正誣說也時京外醜正之徒及權尚夏三
其苟臣相繼投疏誣李真等陳疏痛辨之相基又上
誣上命竄相基又命停舉醜正之徒門生丙申春
崔錫文等又疏陳先生前未愈益言知而向來所
批畧曰先正處義之本末愈益言知而向來所

月齋先生年譜卷之二

三十四

教安有辱及其父而為子者安而久之等語大意
果不差矣後七月黨人得志益肆搆誣甲子先生
遂變竟還存誣序此是○七月患痰瘧氣甚不平
源流顛末故附見焉○此吾末疾人事已極死乎
仍成痰瘧之症先生曰此疾豈以藥物收效乎
不足道曰却藥物曰吾之此疾豈以藥物收效乎

○八月遣太醫看病政院命遣御醫看病連續
書啓又命○九月命賜藥材御醫書啓藥用上命
仍留看病○九月命賜藥材御醫書啓藥用上命
送藥材又送人參一斤先生以特遣掖隸問疾
為天恩不可孤遂進藥飲

賜食物○十一月上疏辭職優批不許為西樞
崇卿不可不終辭上疏畧曰臣於病伏中伏聞
王候違豫至於兩月之久驚慮煎灼何以盡諭昨
者所蒙異數曠古罕比既命遣醫看病內府珍
劑又命陸續下送又遣掖庭下人臨問死生臣惶

恐罔措惟此日夜感泣臣子有病君父之眷念
勤摯至於此極而君父有不安節臣子願無
致誠之地只得頓伏牖下向日祝禱而已仍竊伏
念臣涯分已極而老而不服藥求生之年而至今
今此凜凜殘喘豈是匪分職名猶在身而今將死
何非天恩惟是匪分職名猶在身而今將死矣
一縷未絕之前不敢不一暴微衷噫臣之羞乎及
於此矣平生受思昊天罔極孤負之罪萬死難贖
淚暗神迷不知所云天批曰頃聞卿之罪萬死難
深用慮念神明所扶漸益向歌欣幸曷○遣禮官
諭卿其復體至意安勿辭益加善攝○遣禮官
詢方喪服制辭仰議畧曰臣頓伏之中只得欽○十

二月詩勉孫東源嘗曰小孫勤學先生甚期愛之
生寢疾晝夜不離側先生吟一絕以與之日夜
憂心守病翁三餘學業又成空始九讀書真有命

月齋先生年譜卷之二
三十一

阿孫須用慎齋功命外孫任思敬其筆口呼小序
曰火時聞慎齋之言讀書亦有命其說以為吾
自火欲讀云云而氣短不能畢詩中勉以慎齋之
功者先生托付之微意可見云○按慎齋嘗言吾
自少欲讀書而常侍先人左右少閑時終不能如
意是知讀書亦有命故雖於紛擾中隨時隨處
易得云先生平日亦屢舉此語以勉後生

八十七年甲午正月命東源書喪祭禮遺書疾至十

漸益不至委頓猶逐日盥梳不廢晨謁十一月念後
以已日乃革之義推之歲改後當危其前可苦至
歲後日益危焉遂命東源書喪祭禮遺書各五條
其祭禮一條曰先妣不壽終前百世不可廢也
恐漸至怠忽忌日之哭親盡之前不可廢也
戊作訣書與庶弟拙面訣積城書四字及紙末着

署乃手 午召訣子孫慶後事 悉召內外子孫與訣

士禮治喪勿用唐物附身東源稟曰唐物者以本
物故耶煥華後故耶先生曰北物故也以明吾本
意耳顧謂東洙曰凡事汝須一遵禮制無或違失
可也又謂子行教曰我死之後朝廷如有禮奠等
分外恩眷則汝必依守松楸心常痛恨常言埋我
吾千里親則不得依守松楸心常痛恨常言埋我
於先壙欲汝輩就居今思之此誤計也今之偏論
將與國偕亡殺戮之居今思之此誤計也今之偏論
士大夫縱不能矯革豈可重為無益之偏論以禍
國家乎汝輩處郊圻紛開之地必不能免此禍
我於幽深潔淨之地仍居焉可也○疾革時先生
曰人或深齋誦書旌吾意不以為好先生字亦不
好牛溪先生墓表只書昌寧成其之墓六字乃先
生遺教此可為法吾身後銘旌及表面皆當倣此
而第吾一生被徵召之思某人上書徵士二字題
主亦依此可也門人疑其不然先之曰不書官印

月齋先生年譜卷之二 三十一

以見吾尺之義書徵士以表吾志久矣國見諸生
恩之與此非吾一時所定平日熟於心矣
招門人與訣勉其相與勤業之期待之意時白公
諸友來候先生以牛溪先生訣李峒隱詩點綴數
光瑞來贈之曰思君一見意凄凄去八無窮萬象虛
字而贈之曰思君一見意凄凄去八無窮萬象虛
惟光有西照山月好乙丑哭母夫人諱辰乃李大人
諱日也自正月望後先生逐日問之曰汝等勿以
我病革而諱其日也蓋慮病中神迷或忘之也及
日東源書廿三日字以告之遂於奄奄中舉哀移
時時朝日八憲先生曰先告之遂於奄奄中舉哀移
良久病遂大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曰終小人
竊聽之則乃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曰終小人
曰死人之生也直周之生也幸而丙寅終於酉峯
免得正而斃斯已矣等數句語也
精舍二四日朝命屏婦女使移寢慶正席東首
恬然而逝申時也享年八十有六前數日縣

鎮魯城山三日鳴如風雷聲人皆異之○初終戊
諸節一遵遺教以士禮行事加麻者百餘人

辰訃聞 上命庀喪遣官吊祭如禮 王世子亦

遣官吊祭 監司以訃馳聞 上震悼下教曰尹
尊信士林之矜式為如可哉速登台司敦召愈勤
而只緣誠淺莫回避心缺然思想未嘗火弛矣何
意一疾沉綿凶聞奄至耶震悼之極無以爲喻其
令該曹禮葬時事斯速舉行祭需從優題給棺板
一部各別擇送月廩令本道限三年仍給以衣予
意又遣承旨俞命疑致吊禮官致祭○東宮亦遣
官致生遺志陳一依師傳禮文並見附錄○子行教
以先生遺志陳一依師傳禮文並見附錄○子行教
噫先卿一疾彌留奄忽長逝震悼之懷曷可勝喻
先卿平日之意予豈不知爾今陳疏祭需外乞並
收還此固出於人子欲體遺志之禮第念先卿
平日撫謙雖切而未嘗不用待大之禮則歿後

月壽三十三

安可不用大臣之禮乎其在事體一可先從也○
京中士林聞先生訃齊會哭臨于松堂堂蓋先
生杖屨所○三月庚申十九日葬于公州香芝山
及處云

白雲洞坐卯之原遠近人主來會者一千三百餘
道臣以先生平日不受月廩積財本邑之意狀聞

還上命仍給子行教請關陳疏請還納并請收
教曰平日所不受之命廩到今其子之不受情
理宜然收還成命以循其志三年月廩則仍給俾
令為祭需○九月胡儒自燕來陳疏請為先生
賜謚且建院于龍溪曹履泰允之
獎以慕賢之誠令該曹履泰允之

九十年丁酉五月 命追奪官爵 初父師輕重之教

已定及丙申七月黨人柄國復售背師之誣謂墓
文無辱而以是絕宋相樞書操切兩以是售私憾

無其變動而先自阻於長者故不得不仰呈矣其
後果只改得若干字於此自故不得不止耳然不
文字疑似苟有可害於先人者則無一事之微細
私心矣今不惟歎且又有一言私心痛迫曾不敢
口矣今不惟歎且又有一言私心痛迫曾不敢
先人語人則如子之安得無痛刻乎此區區私
情不能不異於前日者所以無所逃罪者也然義
犯無隱今有言而己敢書之疑而不敢質之誠
未輸而疑謗先萃自己師之問實無如此之義
矣是以區區年來所自問者外不能言表裏其師
能信其心區區不能無疑口者不能言表裏其師
口不應以此寧欲泯默自守唯以不添紛闢於末
路以重世道之累為度幾寡罪之地而已而不知
不覺陷此坑坎將不得自援復何言哉下教曰木
川事出於尊尚先文之意云蓋先人當時之事

月荷正年譜卷之二 三十一

其得夫是非自後世且有人各不致憾於其間
否而今此言則不然自甲寅至辛酉八年之間
者及木川隣近之處了無所聞而忽自門下傳出
以播其說使門下者陰懷誣病之際作一為一場
以此誠不勝痛心與和書初致疑於門下者誠有
馬昔日門下之與和書引疑於門下者誠有由耳
書於江都事四而還之使可長見其何也且聞
遊於門下者何也而抹之為病使人何也且聞
有肆言而無所顧藉者此則為病使人何也且聞
人亦承望門下之餘者耳其人奉問則便以造言
其言為出於柳壽考者云木人奉問則便以造言
自當有書於此中則以為問於人奉問則便以造言
奉稟則以為聞諸草廬云夫如於是則迷感之心
敢無云云者耳詳見別稿 ○七月又答宋相書相

九十五年 景宗大壬寅八月 命復官爵 七月兩湖

龜等館學儒生黃昱等上疏伸辨兩先生誣冤
上令廟堂該曹稟處廟堂回啓曰儒生等以項
官故儒臣尹宣舉尹孫酷被讒賊之講誣至於
縷縷齊聲請蒙昭雪臣先正之稱賢臣道之至
行誼志節實是昭雪累朝之所尊禮一賢臣道
而伏念我奪者先主數十年若其輕重之教終
持靡所梳奪者先主數十年若其輕重之教終
見其近似於儒者至矣盡矣驅我誣毀之目本
揭日星則末梢處分可直驅我誣毀之目本
可見矣先正臣趙光祖成渾俱被奸奪之目本
中宣兩廟之世尚未免後命之禍追奪之目本
孝陵長陵雪冤復官曾不以事關先朝聖行留
難快從公議今日復官所當請故儒惟在尹宣
之懿典一依京外儒生所當請故儒惟在尹宣
並復其官爵曾謚還宣院額許刊不致宜當

月齋先生年譜卷之二

之

九十六年癸卯正月

遣承旨致祭

遺右承旨朴熙

晉致祭于老先生及先生家廟

○八月

贈

文成謚狀錫以建請先生道學德行昭在耳目不待

之太常議謚曰文成道○德博聞曰文禮樂明具曰

成翌年三月行延謚禮○初先生少時童土先生

手書明齋二字以與之學者曰以為稱晚居西峯

凡於文字間自稱西峯○是先生稱晚居西峯

故附見○從享龍巖書院士奉享八松魯西兩先

先生至是又以○十月從享魯岡書院湖魯西三石

先生享馬之所也至是諸生上聞又以先生享馬○

辛卯夏門下諸人欲成先生影子稟以畫真之意

先生嚴辭却之不得已令畫師自外私摸二本見

者以側面為尤逼真云後曰奉安于先生所居西

渝變士林通議改摹正面一本側面二本

九十七年甲辰二月龍巖書院祠宇成行安備之禮

院在洪州即先生所嘗版馬○八月從享九成書

地也至是院成奉安位版馬○八月從享九成書

院童土先生至是又以湖南儒士奉享

百四年辛亥今上九月編印遺稿是歲從孫東源編次遺

稿凡五十卷以活字印行○亥

編次禮書凡八卷是夏入刊焉

百十九年丙寅閏三月己酉午時改葬于尼山社

寺村坐子之原先行三月二十日改葬于尼山社

月齋先生

卷之二

謀改卜今始

之英改棺緣如禮葬于杜村距天...
人土來會者六百餘人京中儒生...
遂臣俞彥好陳先生移窆之...
事上特命該曹給葬需之

明齋先生年譜卷之二終

